



論語義疏

二

公治長 雍也  
述而 泰伯

916  
2





門七二  
號 916  
卷 2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三

江端氏藏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公冶長第五

**疏**

公冶長者孔子弟子也此篇明時無明君賢人獲罪者也所以次前者言公治雖在枉濫縲紲而為聖師證明若不近仁則曲直難辨故公治次里仁也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

子妻之

**註**

孔安國曰公治長弟子魯人也姓公治

名長縲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也

**疏**

子謂至妻之○



云子謂公治長可妻也者。公治長弟子也。可妻者。孔子欲以女嫁之。故先評論而謂可妻也。云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者。既欲妻之。故備論其由來也。縲。黑索也。紲。學也。古者用黑索以繫罪人也。治長。賢人。于時經枉濫。在縲紲之中。雖然實非其罪也。云以其子妻之者。評之既竟。而遂以女嫁之也。范甯曰。公治行正。獲罪。非其罪。而遂以女嫁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別有一書。名為論釋。云。公治長。從衛還魯。行至二堦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從衛還魯。行。老嫗當道而哭。治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反。當是已死。不知所在。治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死。即嫗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嫗曰。見治長。道如此。村官曰。治長。何以殺人。治長曰。緣知鳥語。不殺。令主。當試之。若在獄。六。十日。卒。日。有。雀。子。緣。獄。柵。

上。相呼。噴。噴。唯。唯。治。長。含。笑。吏。啓。主。治。長。笑。雀。語。是。似。解。鳥。語。主。教。問。治。長。雀。何。所。道。而。笑。之。治。長。曰。雀。鳴。噴。噴。唯。唯。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未。信。遣。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猪。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然。此。語。乃。出。雜。書。未。必。可。信。而。亦。古。舊。相。傳。云。治。長。解。鳥。語。故。聊。記。之。也。○**註**。孔。安。國。曰。公。治。長。弟。子。魯。人。也。姓。公。治。名。長。○**註**。范。甯。曰。名。芝。字。子。長。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註**。王肅曰。南容。弟子。南宮縉。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疏**。子謂至妻之。云子謂南。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明南容之德也。若遭。國君有道。則出仕官。不廢已之才德也。若君無道。則危行言遜。以免於刑戮也。刑戮。通語耳。亦含輕。重也。云以其兄之子妻之者。論之既畢。孔子以已。



兄女妻之也。昔時講說好評公治。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已女。兄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為有智。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治為劣也。以已女妻公治。兄女妻南容者。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間也。○**註**王肅曰。南容弟子南宮。南宮名。縮也。字子容。○姓

子謂子賤。**註**孔安國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也。君

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註**苞氏曰。若人

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

行之。**疏**也。子謂至取斯。○云子謂子賤者。亦評子賤

人。如此人也。云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者。因美子賤。又

美魯也。焉安也。斯此也。言若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君子之行而學之乎。言由魯多君子。故子賤得之。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註**孔安國曰。言汝

是器用之人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註**苞氏曰。瑚

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簠宗廟器

之貴者也。**疏**何如者。子貢問至璉也。○云子貢問曰。賜也

不及已。已獨區區已分。故因謔問何如也。云子曰

汝器也者。孔子答曰。汝是器用之人也。云曰何器

也者。器有善惡。猶未知已器云何。故更問也。云曰

瑚璉也者。此答定器有善分也。瑚璉者。宗廟寶器。可盛黍稷也。言汝是器中之貴者也。或云。君子不器。器者。用必偏。瑚璉雖貴。而為用不周。亦言汝乃



是貴器。亦用偏也。故江熙云。瑚璉置宗廟。則為貴器。然不周於民用也。汝言語之士。束脩廊廟。則為豪秀。然未必能幹煩務也。器之偏用。此其貴者。猶不足多。况其賤者乎。是以玉之碌碌。石之落落。君子皆不欲也。○苞氏曰。至貴者。○云。瑚璉者。黍稷器也。者。用盛黍稷之飯也。云。夏曰。瑚。云。禮記云。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云。夏。瑚。殷。璉。講者。皆云。是誤也。故樂肇曰。未詳也。然夏。殷。各一名。而其形未測。及周。則兩名。其形各異。外方內圓。曰。簋。內方外圓。曰。簠。俱容一斗。二升。以蓋盛黍稷。以蓋盛稻粱。或問曰。子貢周人。孔子何不云。汝是蓋。而遠舉。夏。殷。器也。或通者曰。夫子近捨當時。而遠稱。二代之者。亦微有旨焉。謂湯武聖德。伊呂賢才。聖德則與孔子不殊。賢才與顏閔豈異。而湯武飛龍。伊呂為阿衡之任。而孔子布衣。洙泗顏回。簞瓢。則一而時有。不殊。但是用捨之不同耳。譬此器用。廢興者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註。馬融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冉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

仁也。焉。用佞也。○註。孔安國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

給。數。為人所憎也。○疏。或曰。至佞也。○云。或曰。雍也。

雍。甚有仁德。而不能佞媚。求會時也。云。子曰。焉。用

佞者。距或人也。言人生在世。備仁躬自足。焉。用作

佞。偽也。云。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者。更說佞人之

為惡也。禦。猶對也。給。捷也。屢。數也。言佞者。口辭對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註。孔安國曰。開。

弟子也。漆彫。姓也。開。名也。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



能究習也。子悅。註鄭玄曰：喜其志道深也。疏子使

也。悅。○云子使漆彫開仕者。孔子使此弟子出仕官也。云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者。開答也。答師稱吾者。

古人皆然也。答云：言已學業未熟，未能究習，則不

為民所信。未堪仕也。一云：言時君未能信，則不可

仕也。故張憑曰：夫君臣之道，信而後交者也。君不

信臣，則無以授任。臣不信君，則難以委質。魯君之

誠，未洽於民，故曰未能信也。云子悅者，孔子聞開

言而欣悅也。范甯曰：開知其學未習，究治道，以此

為政，不能使民信已。孔子悅其志道之深，不及汲於榮祿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註馬融

曰：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曰桴也。子路聞之

喜。註孔安國曰：喜與已俱行也。子曰：由也，好勇過

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

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乘桴浮

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

取哉。言唯取於已也。古字材哉同耳。疏子曰：至取

不行，乘桴浮於海者，桴者，編竹木也。大曰筏，小曰

桴。孔子聖道不行於世，故或欲居九夷，或欲乘桴

泛海。故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也。云從我者，其由

也。與者，由。子路名也。言從我浮海者，當時子路也。

故云其由與。云子路聞之喜者，子路聞孔子唯將

與已俱行，所以喜也。云子曰：由也，好勇過我者，然

孔子本意，託乘桴激時俗，而子路信之，將行，既不

達微旨，故孔子不復更言其實。且先云由好勇過



我以戲之也。所以云過我者，我始有乘桴之言。而子路便實欲乘此是勇過我也。云無所取材者，又言汝勇乃過勝於我，然我無所覓取為桴之材也。  
 ○鄭玄曰：至同耳。○云子路信云者，此注如向釋也。云一曰云云者，此又一通也。此意亦與前不乖也。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已也。此者，此注則微異也。哉，送句也。言子路信我欲行而所以不顧望者，言將我入海不復取餘人哉。言唯取已也。云古字材哉，同耳者，古作材字，與哉字同。故今此字雖作材，而讀義應曰哉也。又一家云：孔子為道不行為譬，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非唯我獨如此，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便喜也。孔子不欲指斥其不解微旨，故微戲曰：汝好勇過我，我無所更取桴材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註：孔安國曰：仁道

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註：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  
 註：孔安國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註：馬融曰：赤，弟子公西華也。有容儀，可使為行人也。不知其仁也。  
 疏：孟武伯問至仁也。云孟武伯問子路仁乎者，武伯問孔子云：弟子中有子路，是仁人，不乎？云子曰：不知也者，孔子答也。所以云不知者，



范甯曰。仁道弘遠。仲由未能有之。又欲指言無  
 仁。非樊誘之教。故託云不知也。云又問者。武伯得  
 答。不知。而意猶未已。故更問云。子路定有仁不乎。  
 故范甯曰。武伯意有未愜。或似仲尼有隱。故再問  
 也。云子曰。由也。云者。賦。兵賦也。孔子得武伯重  
 問。答又直云不知也。則武伯未已。故且言其才伎。然  
 後更答以不知也。言子路才勇。可使治大國之兵  
 賦。仕為諸侯之臣也。云不知其仁也。者。言唯知其  
 才堪。而猶不知其仁也。云求也。何如者。武伯又問  
 孔子。弟子冉求。其有仁不乎。故云何如也。云子曰。  
 求也。云者。亦不答仁而言求之。才亦堪也。云千室  
 之邑。卿大夫之邑也。百乘之家。三公采地也。言求  
 才堪。為千室百乘之邑宰也。云不知其仁也。者。亦  
 結答。不知其仁也。云亦不答仁而言求之。才亦堪也。  
 公西華有仁不乎。云子曰。赤也。何如者。武伯又問。  
 之才能也。東帶。謂赤也。容儀可使對賓客。赤  
 言語也。故范甯曰。東帶。謂赤也。容儀可使對賓客。  
 來相聘。享也。云不知其仁也。者。亦不答仁而言求之。  
 亦不答仁而言求之。才亦堪也。云千室百乘之邑宰也。

能全受此仁名。故云不知也。云孔安國曰。至家  
 臣。不復論夏殷且作周法。天子畿內方千里。三  
 公采地方百里。卿大夫采地方五十里。士采地方  
 里。子方二百五十里。男采地方一百里。采地。天子  
 地亦為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為之。何以然。天子  
 畿千里。既以百里為三。公采地方五十里。中采方  
 五里。為大夫采地。故畿外準之。上公地方五百里。  
 其臣大夫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里。五里。小采  
 二里半。侯方四十里。其臣大夫采方十里。五里。  
 二里半。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其臣大夫  
 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其臣大夫  
 里。其臣大夫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五里。小采  
 男方百里。其臣大夫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  
 二里半。凡制地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  
 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



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云諸侯千乘者。謂上公也。云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者。然百乘之家。是三公之采。鄭注雜記。及此。並云大夫百乘者。三公亦通有大夫之稱也。○馬融曰。至人也。○行人。謂宜使為君出聘鄰國。及接鄰國之使。來者也。周禮有大小行人職也。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註孔安國曰。愈猶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

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註苞氏曰。既

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汝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

貢心也。疏子謂至如也。○云子謂子貢曰。汝與回

汝與顏回。二人人才伎誰勝者也。所以須此問者。播曰。學末尚名者多。顧其實者寡。回則崇本棄末。賜也。未能忘名。存名則美著於物。精本則名損於當時。故發問以要賜對。以示優劣也。所以抑賜而進回也。云對曰。云云者。答孔子以審分也。王弼曰。假數以明優劣之分。言已與顏淵。十裁及二。明相去懸遠也。張封溪曰。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生體有識厚。故聞始則知終。子貢識劣。故聞始則裁。至二分也。云子曰。弗如也者。弗不也。孔子聞子貢之答。分有懸殊。故定之云不如也。云吾與汝弗如也者。孔子既答子貢之不如。又恐子貢有怨。故又云。吾與汝皆不如也。所以安慰子貢也。○苞氏曰。云云者。苞意如向解。而顧歡申苞注曰。回為德行。之俊。賜為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故使名實無濫。故假問孰愈。子貢既審回賜之際。又得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尅之貌。故判之以弗如。



同之以吾與汝此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  
與聖師齊見所以為慰也侃謂顧意是言我與爾  
俱明汝不如也非言我亦不如也而秦道實  
曰爾雅云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

宰予晝寢註苞氏曰宰予弟子宰我也子曰朽木不

可彫也註苞氏曰朽腐也彫彫琢刻畫也糞土之

牆不可朽也註王肅曰朽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

不成也於予與何誅註孔安國曰誅責也今我當

何責於汝乎深責之辭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

與改是註孔安國曰改是者始聽言信行今更察

言觀行發於宰我晝寢也註宰予至改是○云宰

予惜學而晝眠故為之作譬也朽敗爛也彫彫鏤刻

畫也夫名工巧匠所彫刻唯在好木則其器乃成

若施工於爛朽之木則其器不成故云朽木不可

彫註云糞土之牆不可朽也者牆謂牆壁也

墁之使泥平飾也夫墁墁牆壁也若牆壁土堅實者

則易平泥光飾耳若墁於糞土之牆則頽壞不平

故云不可復教譬如爛木與糞牆之不可施功也

予與何誅者誅責也言所責者當責有智之人而

今宰予無智則何責乎予宰予與語助也言不足

責也即是責之深也然宰我有此失者一家云其

是中人豈得無失一家云與孔子為教故託跡受

責也故珊琳公曰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

之心生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所謂互為

影響者也註范甯曰夫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也豈



不免乎晝寢之咎以貽朽糞之譏乎時無師徒共  
明勸誘之教故託夫弊跡以為發起也云子曰云  
云者始謂孔子少年時也孔子歎世醜薄之跡今  
異昔也昔時猶可故吾少時聞於人所言便信其  
能有行也故云而信其行也云今吾云者今謂孔  
子未時也云不復聽言信行乃更聽言而必又須觀  
見其行也云於予與改是者是此也言我所以不  
復聽言信行而更為聽言觀行者起於宰予而改  
為此所以不起宰予而改者我當信宰予是勤學之  
人謂必不懶惰今忽正直晝而寢則如此之徒居  
并然不復信於時人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註苞氏曰申枨魯人  
也子曰枨也慾焉得剛註孔安國曰慾多情慾也

**疏**子曰至得剛云吾未見剛者者剛謂性無慾  
者也孔子言我未見世有剛性無慾之人也云

或對曰申枨者或有人聞孔子說而答之云魯有  
姓申名枨者其人剛也云子曰枨也慾焉得剛者  
孔子語或人曰夫剛人性無求而申枨性多情慾  
多情慾者必求人求人則不得是剛故云焉得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註

馬融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註孔安國  
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

子貢曰云云者子貢自願無世人以非理加陵於  
我也云吾亦欲無加諸人者又云我匪唯願人不  
以非理加於我而我亦願不以非理加於人也  
云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者孔子抑子貢也言能  
不招人以非理見及不也以非理加人此理深遠  
非汝分之所能及也爾汝也故袁氏曰加不得理  
之謂也非無過者何能不加人亦不加己盡得  
理賢人也非子貢之分也



○然不加人人不加已並難可  
能。而注偏釋不加已者。畧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註章。明也。文彩形

質著見。可得以下。耳目自脩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註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

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疏子貢曰。至已矣。○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此歎

顏氏之鑽仰也。但顏既庶幾與聖道相隣。故云

鑽仰之。子貢既懸絕。不敢言其高堅。故自說聞於

典籍而已。文章者。六籍也。六籍是聖人之筌蹄。亦

無關於魚兔矣。六籍者。有文字章著。煥然可修耳

目。故云。夫子文章。可得而聞也。然典籍著見。可聞

為遠。觀今不云可見。而云可聞者。夫見之為近。聞之

為遠。不敢言躬自近見。政欲寄於遠聞之而已。云

夫子云云者。夫子之言。即謂文章之所言也。性。孔

子所稟以生者也。天道。謂元亨利新之道也。言。孔

子六籍。乃是人之所見。而六籍所言之旨。不可得

而聞也。所以爾者。夫子之性。與天地元亨之道。合

其德。致此處深遠。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聞

也。○註性者。至聞也。○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

也。○人稟天地五常之氣。以生。曰性。性。生也。云天

道者。元亨利新之道也。者。元善也。亨。通也。日新。謂

日。日不停。新。新不已也。謂。天善道。通利萬物。新。新

不停者也。言。孔子所稟之性。與元亨利新之道。合

德也。云。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或云。此是孔子死後。子貢之

言也。故。犬史叔明云。文章者。六籍是也。性。與天道

如何。注。以此言之。與。是。夫子死後。七十子之徒。追

思。曩日。聖師平生之德音。難可復值。六籍。即有性

與。天道。但。垂於世者。可蹤。故。千載之下。可得而聞

也。至於。口說。言吐。性與。天道。蘊藉之深。止乎。身者



後之言。凡者亦不可聞。何獨聖乎。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註孔安國曰。前所聞

未能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疏子路有

能行。唯恐有聞。○子路稟性果決。言無宿諾。故前

有所聞。於孔子。即欲修行。若未及能行。則不願更

有所聞。唯恐有行之不周。故唯恐有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註孔安國曰。孔文

子。衛大夫孔叔圉也。文。謚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

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註孔安國曰。敏者。識之疾也。

下問。問凡在己下者也。疏子貢問至文也。○云子

叔圉。以文為謚。子貢疑其大高。故問於孔子也。問其何德而謚文也。云子曰。云云者。答所以謚文之由也。敏。疾速也。言孔圉之識智疾速。而所以好學。若有所不知。則不恥諮問。在己下之人。有此諸行。故謂為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註孔安國曰。子產。鄭大

夫公孫儵也。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

惠其使民也。義。疏子謂至也。義。云子謂子產有

德。並是君子之道也。云其行己也。恭者。一也。言其

行己。身於世。常恭從。不逆忤人物也。云其事上也。敬

者。二也。言若事君親。及凡在己上者。必皆用敬也。云其養民也。惠者。三也。言其使民。皆用恩惠也。

故孔子謂為古之遺愛也。云其使民也。義者。四也。義。宜也。使民不奪農務。各得所宜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人敬之。註周生烈曰。齊

大夫也。晏。姓。平。謚。名。嬰也。疏子曰。至敬之。云晏

晏平仲。與人結交。有善也。云久而人敬之者。此善

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

也。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亦有白首如新。隆始者

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故仲

尼表焉。子曰。臧文仲居蔡。註苞氏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

也。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為名焉。

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梲。註苞氏曰。節者

栢也。刻鏤為山也。梲者。梁上楹也。畫為藻文。言其

奢侈也。何如其智也。註孔安國曰。非時人謂以為

智也。疏子曰。至智也。禮。唯諸侯以上。得畜大龜。以

卜國之吉凶。大夫以下。不得畜之。文仲是魯大夫

而畜龜。是僭人君禮也。云山節藻梲者。此奢侈也。

山節者。刻柱頭露節為山。如今拱斗也。藻梲者。畫

梁上侏儒柱為藻文也。人君居室無此禮。而文仲

為之。故為奢也。宮室之飾。士去首去本。大夫連稜

諸侯刻而礲之。天子加密石焉。出穀梁。大夫連稜

其智也者。時人皆謂文仲是有智之人。故孔子出

苞氏曰。至僭也。云蔡國云者。國君守國之龜。出

蔡地。因呼龜為蔡也。云長尺有二寸者。蔡地既

出大龜。龜長尺二寸者。因名蔡也。云居蔡僭也者

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也不得畜蔡也。文仲畜

之。是僭濫也。云苞氏曰。至侈也。云節者。栢也。刻鏤為山也者。言刻栢柱頭為山也。栢是梁上柱



名也。云祝者梁上楹也者。梁上楹。即是孺。孺即侏儒。柱也。苞兩而言之。當是互明之也。刻孺頭為山也。畫孺身為藻文也。又有一本注云。山節者。刻樽也。畫為山也。云畫為藻文。言其奢侈也者。若以注意。則此是非僭也。正言是奢侈。失禮。人君無此禮。故不僭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註孔安國曰。令尹子文。楚大夫。

姓鬬。名敦。字於菟。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也。子曰。忠

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註孔安國曰。但聞其

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

棄而違之。註孔安國曰。皆齊大夫也。崔杼作亂。陳

文子惡之。捐其四匹馬。違而去之也。至於他邦。

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至他邦。則又曰。猶

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

未知焉得仁。註孔安國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求

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杼。無有可止者

也。疏。子張問至得仁。云子張問曰。令尹子文者。

文也。云三仕為令尹。無喜色者。文子經仕楚。三過

為令尹之官。而顏色未曾喜也。云三已之。無愠色

者。已謂黜止也。文子作令尹。經三過。黜而亦無

愠。患之色也。云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者。雖

三過。黜。每被黜。受代之時。必以令尹舊政。令告

語。新人。恕其不知解也。云何如也者。子張問孔子。



令尹行如此是謂何人也云子曰忠矣者孔子答  
 言臨代以舊告新此是為臣之忠者也李充曰進  
 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臣之行可  
 也云曰仁矣乎者子曰張又問孔子如子文之行唯  
 得謂為仁不知其何由得為仁也李充曰孔子玉之敗  
 聞其忠未知其何由得為仁也李充曰孔子玉之敗  
 子文之舉案李謂為不智不及注也云崔子弑齊  
 可謂仁侃案李謂為不智不及注也云崔子弑齊  
 君者崔子弑大夫崔杼也弑其君莊公也云弑者  
 夫上殺下曰殺大夫殺名崔杼也弑其君莊公也  
 下之害上不得即而致殺必先相試所以漸故易曰  
 臣弑君子上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以漸故易曰  
 如履霜以至堅冰也云陳文子有馬十乘者陳文  
 子亦齊大夫也十乘也云棄而違之者文子見崔杼  
 十乘而有四匹也云棄而違之者文子見崔杼  
 君而已力勢不能討故棄四匹馬而違去此國  
 更往他邦云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者  
 于時天下並亂國皆惡文子棄馬而去復更至

他邦而所至之國亦亂與齊不異故曰猶吾大夫  
 崔子也云違之者違去也文子所至新國又惡故  
 又去之也云之至一邦者之往也去所至新國更  
 復往一邦也云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者去初  
 所至更往一國一國復昏亂又與齊不異故又曰  
 猶吾大夫崔子也云違之者已復更去也云何如  
 者子張更問孔子言文子捨馬三至新邦履潔之  
 事如此張更問孔子言文子捨馬三至新邦履潔之  
 顏延之曰可謂為仁者文子之潔身也云曰仁矣乎者  
 張又問若如此文子之行則可謂為仁矣乎云曰  
 未知焉得仁者答子張曰其能自去只可得清未  
 知所以得名為仁也孫綽曰大哉仁道之弘以文  
 子平糲之心無借之誠文子疾時惡之篤棄馬而  
 逝三去亂邦坐不暇寧忠信有餘而仁猶未足唯  
 顏氏之子體仁無違其亞聖之目乎李充曰違亂  
 求治不汗其身體清矣而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  
 寧子之能愚遠生之可卷未可謂智也潔身而不知  
 濟世未可謂仁也李謂為未智亦不勝為未知也



○**註**孔安國曰至於菴○楚鬬伯比外家是邠國其還外家通舅女生子既恥之仍遂擲於山草中此女之父獵還見虎乳飲小兒因取養之既未知其姓名楚人謂乳為敦謂虎為於菴音烏塗此兒為虎所乳故名之曰敦於菴也後知其是伯比子故呼為鬬敦敦於菴也後長大而賢仕楚為令尹之官范甯曰子文是謚也○捐猶棄放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思斯可矣**註**鄭玄

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者言文子有賢行舉事必三

過思之也云子聞之曰再思斯可矣者孔子美之此也有一通云言再過二思則可也又季彪曰君

子曰甯武子**註**馬融曰衛大夫甯俞也武謚也邦有

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註**孔安國曰詳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此章美武子德也云邦有道則智者言武子若值邦君有道則肆已智識以贊明時也云邦無道則愚者若值國主無道則卷智藏明詳昏同愚也云其智可及也者是其中人識量當其肆智之日故為世人之可及也云其愚不可及也者時人多術聰明故智識有及於武子者而無敢詳愚隱智如

子之行謀其始思其中慮其終然後允合事機舉無遺筭是以曾子三省其身南容三復白圭夫子稱其賢且聖人敬慎於教訓之體但當有重耳固無緣有減損之理也時人稱季孫名過其實故孔子矯之言季孫行事多闕許其再思則可矣無緣乃至三思也此蓋矯抑之談耳非稱美之言也



武子者。故云其愚不可及也。○**註**孔安國曰。至及也。○詳詐也。王朗曰。或曰。詳愚。蓋運智之所得。緣有此智。故能有此愚。豈得云同其智。而闕其愚哉。答曰。智之為名。止於布德尚善。動而不黜者。也。愚無預焉。至於詳愚。韜光潛綵。恬然無用。文流不同。故其稱亦殊。且智非足者之目。可有雖審其顯。而未盡其愚者矣。孫綽曰。人情莫不好名。咸貴智而賤愚。雖治亂異世。而矜鄙不變。唯深達之士。為能晦智藏名。以全身遠害。飾智以成名者。易法華以保性者。難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也。**註**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

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趨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

**疏**孔子在至之也。○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者。此辭再言。歸與歸與者。欲歸之意深也。云吾黨云

云者。此是欲歸之辭也。所以不直歸。而必有辭者。客任既久。主人無薄。若欲去無辭。則恐主人生愧。故託為此辭。以申客去之有由也。吾黨者。謂我鄉

黨中。也。小子者。鄉黨中後生未學之人也。狂者。直進無避者。也。簡。大也。謂大道也。斐然。文章貌也。孔子言我所以欲歸者。為我鄉黨中。有諸末學小文章。皆不知其所以。輒自裁斷。此為謬誤之甚。故我當歸。為裁正之也。○**註**進趨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趨。取也。大道。正經也。既狂。故取正典穿鑿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註**孔安國曰。伯

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也。**疏**子曰。至



此美夷齊之德也。念猶識錄也。舊惡。故憾也。希少也。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夷齊。豁然忘懷。若人有犯已。已不怨錄之。所以與人怨。少也。○  
孔安國曰。至名也。○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薨。兄弟相讓。不復立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註孔安國曰。微生。姓。名。高。魯人

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隣。而與之。註孔安國曰。乞。之

四隣。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為直人也。疏子曰。至

云。孰謂微生高直者。于時世人多云。微生高直。用性

清直。而孔子譏之。故云。孰謂微生高直也。孰。誰也。云。或乞醯焉者。舉微生非直之事也。醯。酢酒也。或有人就微生乞醯者。也。云。乞諸其隣而與之者。諸

之也。時微生家自無醯。而為乞者。就已隣有醯者。乞之。以與或人也。直人之行。不應委曲。今微生高用。意委曲。故譏其非直。○註四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註孔安國曰。足恭。便僻之貌也。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註孔安國曰。左丘明。魯大

史也。匿怨而友其人。註孔安國曰。心內相怨。而外

詐親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疏子曰。至恥之。○

恭者。謂已用恭情。少而為巧言令色。足恭之者也。繆協曰。恭者。從物。凡人近情。莫不欲人之從已。足

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斯皆適人之

適。而曲媚於物也。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左丘明。受春秋於仲尼者也。其既良直。故凡有可恥之事。而仲尼皆從之。為恥也。巧言令色足恭。是可



恥之事也。云匿怨而友其人者。匿。藏也。謂心藏怨而外詐相親友者也。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亦從丘明。恥也。范甯曰。藏怨於心。詐親於形外。揚子法言曰。友而不心。面友也。亦丘明之所恥。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

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註。孔安國曰。憾。恨也。顏

淵曰。願無伐善。註。孔安國曰。白無稱己之善也。無

施勞。註。孔安國曰。無以勞事。置施於人也。子路曰。

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註。孔安國曰。懷。安也。疏。顏淵至懷之。云顏淵季

第是季侍。侍。孔子卑在尊側。曰侍也。云子曰盍各言爾志者。盍。何不也。孔子詰顏路曰。汝二人何不

各言汝心中所思乎。云子路曰。云云者。弊。敗也。憾。恨也。子路性決。言朋友有通財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也。一家通云。而無憾者。言願我既乘服。朋友衣馬。而不慚憾也。故殷仲堪曰。施而不恨。士之近行也。若乃用人之財。不覺非已。推誠闇往。感思不生。斯乃交友之至。仲由之志與也。云顏淵曰。願無伐善。而不自稱。曰伐善也。顏淵所願。曰願已行善。而不自稱。欲潛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李充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莊。云無施勞者。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故鑄劍戟為農器。使子貢無施其辨。子路無厲其勇也。云子路曰。願聞子之志者。二子說志既竟。而子路又云。願聞孔子志也。古稱師曰子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也。願已為老人必見撫安。朋友必見期信。少者必見思懷也。若老人安已。已必是孝敬。故也。朋友信已。已必是無欺。故也。少者懷已。已必有慈惠。故也。樂善誘故。可懷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註苞

氏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者也。疏子曰

也。已。止也。止矣乎者。歎此以下事久已無也。訟猶責也。言我未見人能自見其所行事有過失而

內自責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疏子曰至學也。丘孔子名也。孔子自稱名言

如丘之好學耳。孫綽曰。夫忠信之行中人所能存

全雖聖人無以加也。學而為人未足稱也。好之至

者必鑽仰不怠。故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好古今

云十室之學不逮於已。又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今

敏而求耳。此皆陳深崇於教以盡汲引之道也。一

家云。十室中若有忠信如丘者。則其餘焉。不如丘

之好學也。言今不好學不忠信耳。故衛瓘曰。所以

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則

其忠信可使如丘也。

論語雍也第六。疏而雍孔子弟子也。所以次前者。其雖

無橫罪。亦是不遇之流。橫罪為切。故公冶前明而雍也為次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註苞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

侯。可使治國政也。疏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

德。可使為諸侯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註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也。子曰

可也簡。註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曰。居敬而行



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註孔安國曰：居身敬肅。臨

下寬畧。則可也。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註苞氏

曰：伯子之簡。大簡也。子曰：雍之言然。疏仲弓問至

簡。仲弓問子桑伯子者。仲弓即冉雍也。問孔子曰：有

人。名子桑伯子。此是何人也。孔子曰：可也。簡者。可

猶可謂也。簡謂疎簡也。無細行也。孔子答曰：伯子之

身。所行可謂疎簡也。云仲弓曰：云者。孔子答曰：伯子之

簡。不合禮也。將說其簡。故仲弓更諮孔子。評伯子之

禮之簡也。言人若居身有敬。而寬簡以臨下。民能

如此者。乃為合禮。故云不亦可乎。言其可也。云居

簡。而以簡自居。又行簡對物。物皆無敬。而伯子身無

敬。而乃大簡乎。言其簡過甚也。云子曰：雍之言然者。

雍論簡。既是。故孔子然許之也。虞喜曰：說苑曰：孔

子見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

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繁。吾欲說而文之。孔子

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

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

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

人道於牛馬。故仲尼曰：大簡無文。繁。吾欲說而文

之。○註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也。○言書傳不見

有子桑伯子也。○註以其能簡。故曰可也。○言伯

子能為簡畧之行。故云可也。

哀公問曰：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

學者也。註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

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



善未嘗復行也

**疏**

哀公問至者也。云哀公問孔子

諸弟子之中誰為好學者。云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好學者。答曰弟子之中唯顏回好學。云不遷怒

者。此舉顏淵好學。唯顏回學至庶幾。而凡夫識昧有

所瞋怒。不當道理。唯顏回學至庶幾。而凡夫識昧有

孔子。故識照以道。怒不乖中。故云不遷。遷猶移也。

怒必是理。不遷移也。云不貳過者。但不遷。猶移也。

非已所得。故於已成。過凡情有過。必是為不再過。

而回當機時不見。已乃有過。機後即知。知則不復。

文飾以行之。是不貳也。故易云。顏氏之子其殆庶

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然學

至庶幾。其美非一。今獨舉怒過二條者。蓋有以也。

為當時哀公濫怒。欲因答寄箴者。也。云不幸

短命死矣者。凡應死而生曰幸。應生而死曰不幸。

若顏子之德。非應死而今死。故曰不幸也。命者稟

天所得以生。如受天教命也。天何言哉。設言之耳。

但命有短長。顏生所得短者也。不幸而死。由於短

命。故曰不幸短命死矣。云今也則亡者。亡無也。言

顏淵既已死。則無復好學者也。然游夏文學著於

四科。而不稱之。便謂無者。何也。游夏非體之人。不

能庶幾。尚有遷。有貳。非關喪予。唯顏生鄰亞。故曰

無也。云未聞好學者也者。好學庶幾。曠世唯一。此

士難重得。故曰未聞也。○凡人至行也。○云凡

人任情喜怒。違理者未得坐忘。故任情不能無偏。

故違理也。云顏淵任道。怒不過分者。過猶失也。顏

子與道同行。捨不自任。已故曰任道也。以道照物。

物豈逃形。應可怒者。皆得其實。故無失分也。云遷

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者。照之故當理。當理

而怒之。不移易也。云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也者。即用易繫為解也。云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未嘗復行。謂不文飾也。云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註馬融

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字也。六斗四升。曰釜也。請



益曰與之庾註苞氏曰十六斗為庾也冉子與之粟五秉註馬融曰十六斛為秉五秉合八十斛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

周急不繼富註鄭玄曰非冉求與之太多也

使至繼富云子華使於齊者子華弟子公西赤字也姓公西名赤有容儀故為使往齊國也但不

知時為魯君之使為孔子之使耳云冉子為其母請粟者冉子冉求也其母子華母也請粟就孔子

請粟也時子華既出使而母在家冉有由朋友之情故為子華之母就孔子請粟也云子曰與之釜

者孔子得冉求之請故命與粟一釜釜容六斗四升也云請益者冉求嫌一釜之少故更就孔子請

益也云曰與之庾者冉求既請益故孔子合與之庾也庾十六斗也然初請唯得六斗四升請益而

得十六斗是益多於初如為不次政恐益是前釜以成十六斗也云冉子與之粟五秉者十六斛曰秉五秉八十斛與之也云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者孔子說我所以與少又說冉求不應與多意也肥馬之食穀者也輕裘裘之皮精毛軟及新綿為著者也若家貧則馬不食穀而瘦裘用鹿皮毛強而故絮為著縕袍是也今子華往使於齊去時所乘馬肥其所衣裘輕軟則是家富其母不之也云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者孔子曰吾聞舊語夫君子施但周贍人之急者耳不係繼足人為富蓄也註六斗四升曰釜也云春秋傳昭公三年冬晏子曰齊舊四量豆甌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加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案如茲說是四升為豆四升為豆四豆為甌甌斗六升也四甌為釜六斗四升如馬注也若鐘則六斛四斗也註苞氏曰十六斗為庾也云然案苞注十六斗為庾與賈氏注國語同而不合周禮周禮旂人職云豆實三



而成穀鄭云。豆實四升。則穀實一斗二升也。又陶人職云。庾實二穀。案如陶旄二文。則庾二斗四升矣。而苞氏注曰。十六斗為庾。即是聘禮之數也。聘禮。十六斗曰數。不知苞賈當別有所出耳。○馬融曰。斛。十六斛為秉。五秉合八十斛也。○騶禮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數。十數曰秉。是馬注與騶禮之數同也。○鄭玄曰。非冉求與子華之太多也。○非猶譏也。孔子此語。是譏冉求與子華母粟之太多也。然舊說疑之。子華肥輕。則為不孝。孔子不多與。是為不實之。而子華肥輕。則為不孝。孔子不多與。是為不仁。若不之。而冉求與之。則為不智。誰為得失。舊通者云。三人皆得宜也。子華中人。豈容已乘肥馬。衣輕裘。而令母之。必不能然矣。且夫子明言不繼富。則知其家富也。實富。而冉求為請與多者。明朋友之親。有同己親。既一人不在。則一人宜相共恤。故也。今不先直以己粟與之。而先請於孔子者。已若直與。則人嫌子華母有之。故先請於孔子。孔子再與。猶不至多。明不繼富也。已故多與。欲招不繼富之。

責是知華母不之也。華母不之而已與之。為於朋友之義。故也不之尚與。况之者也。

原思為之宰。註苞氏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孔子為

魯司寇。以原憲為家邑宰也。與之粟九百。辭。註孔

安國曰。九百。九百斗也。辭。讓不受也。子曰。毋。註孔

安國曰。祿法所當受。無以讓也。以與兩鄰里鄉黨

乎。註鄭玄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

為鄉。五百家為黨也。疏原思至黨乎。○云原思為

為魯司寇。有采邑。故使原思為邑宰也。云與之粟

九百者。九百。九百斗也。原憲既為邑宰。邑宰宜得

祿。故孔子以粟九百與之也。云辭者。原性廉。讓辭

不受粟也。云子曰。毋者。原辭不肯受。故孔子止之



也。毋。毋。辭也。云以與兩鄰里鄉黨乎者。又恐原憲不肯受。故又說云。汝莫辭。但受之。若無用。當還。分與爾鄰里鄉黨也。此是示賢人仕官。潤澤州鄉之教也。云鄰里鄉黨者。內外互言之耳。鄰里在百里之外。鄉黨在百里之內也。○**註**孔子為魯司寇。○余見鄭注本云。孔子初仕魯。為中都宰。從中都宰。為司空。從司空。為司寇也。○**註**孔安國曰。九百九斗也。○漫云九百。而孔必知九百斗者。孔政當嫌九百升為少。九百斛為多。故應是斗也。宜與粟五秉亦相類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諸**。註。犂。雜文也。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

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美也。**疏**。明子謂至舍諸。○此

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美也。**疏**。明子謂至舍諸。○此

李

廢子之賢也。云子謂仲弓者。仲弓父劣。當是于時。為仲弓父劣。而不用仲弓。故孔子明言之也。范甯曰。謂非必對言也。云曰犂牛之子。騂且角者。為設譬也。犂。文也。雜文曰犂。或音狸。狸。雜文也。或音犁。犂。謂耕犂也。騂。赤色也。周家所貴也。角。周正長短尺寸合禮也。言假令犂牛而生好子。色角合禮也。云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者。勿猶不也。舍猶弃也。言犂牛生好子。子既色角悉正。而時人或言此牛出不佳。之母急欲舍弃此牛。而不特祭於鬼神。則山川百神。豈薄此牛。而弃之。遂不敬饗此祭乎。必不吝矣。譬如仲弓之賢。其父雖劣。若遭明王聖主。豈為仲弓父劣。而舍仲弓之賢。不用為諸侯乎。明必用也。故蘇則殛死。禹乃嗣興。是也。案周禮。牧人職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郊及社稷也。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也。陰祀。祭地於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然今云山川。則也。若南方則用赤。是其方色也。且既云山川。則







與者又問孔子曰冉求何如云子曰求也藝者又  
答才能也言求多才能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有  
才能故亦云何有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註孔安國曰費季氏邑也季

氏不臣而其邑宰數叛聞閔子騫賢故欲用也閔

子騫曰善為我辭焉註孔安國曰不欲為季氏宰

語使者曰善為我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如有復

我者註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則吾必在

汶上矣註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也疏

季氏至上矣○云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者弟子騫  
閔損也費季氏采邑也時季氏邑宰叛聞閔子騫

賢故遣使召之為費宰也云閔子騫曰善為我辭  
焉者子騫賢不願與惡人為宰故謂季氏之使者  
曰汝還可善為我作辭辭於季氏道我不欲為  
宰之意也云如有復我者復又也子騫曰汝若  
不能為我作善辭而舍有使又來召我者語在下  
也云則吾必在汶上矣者汶水名也在魯北齊南  
子騫時在魯謂使者云若又來召我我當北渡汶  
水之上往入齊也○○孔安國曰至數叛云季  
氏不臣者強僭於魯故曰不臣也云而其邑宰數  
叛者其邑宰即公山弗擾也亦賢人也見季氏惡  
故叛也所以後引云公山弗  
擾以費叛召子欲往是也

伯牛有疾註馬融曰伯牛弟子冉耕也子問之自牖

執其手註苞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

牖執其手也曰亡之註孔安國曰亡喪也疾甚故



持其手曰喪也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註苞氏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疏**伯牛至疾也○云伯牛有疾者伯牛弟子冉耕問伯牛之疾差不也云自牖執其手者牖南窓也

君子有疾寐於北壁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窓下亦東首令師從戶不入於床北得面南也孔子恐

其惡疾不欲見人故不入戶但於窓上而執其手也云曰亡之者亡喪也孔子執牛手而曰喪之言

牛必死也云命矣夫者亦是不幸之流也言如汝才德實不應死而今喪之豈非稟命之得矣夫夫

助語也云斯人云云者斯此也言有此善人而嬰此惡疾疾與人反故歎之

也再言之者痛惜之深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註孔安國曰簞筥也

瓢瓠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註孔安國曰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

**疏**淵子曰至回也○云賢哉回也者美顏

食一瓢飲者簞竹筥之屬也用貯飯瓢瓠片也匏

持盛飲也言顏淵食不重餽及無雕鏤之器唯有

一簞食一瓢飲而已也云在陋巷者不願爽塏而

居處之在窮陋之巷中也云人不堪其憂者凡人

以此為憂而不能處故云不堪其憂也云回也不

改其樂者顏回以此為樂久而不變故云不改其

樂也○註孔安國曰簞筥也○以竹為之如箱篋之

屬也○註孔安國曰至

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汝畫註孔安國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

**疏**

冉求曰至汝

中道而廢今汝自止耳非力極也註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者冉求之心誠非不喜悅夫子之道而欲行之只才力不足無如之何也云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者孔子抑冉求無企慕之心也言汝但學不行之矣若能行之而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耳莫發初自誠不能行也云今汝畫者畫止也汝今云力不足矣是汝自欲止耳

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註馬融曰君

子為儒將以明其道疏小人為儒則矜其名也疏

至人儒○儒者濡也夫習學事久則濡潤身中故謂久習者為儒也但君子所習者道道是君子儒

子游為武城宰註苞氏曰武城魯下邑也子曰汝得

人焉耳乎哉註孔安國曰焉耳乎哉皆辭也曰有

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

也註苞氏曰澹臺姓滅明名也字子羽言其公且

方也疏子游至室也○云子游為武城宰者子游

汝得人焉耳乎哉者孔子問子游言汝作武城宰

而武城邑民有好德行之人為汝所得者不乎故

云汝得人焉耳乎哉故袁氏云謂得其邦之賢才

所得邑中之人也澹臺滅明亦孔子弟子也言滅

明每事方正故行出皆不邪徑於小路也一云滅



明德行方正。不為邪徑小路行也。云非公事未嘗  
至於偃室。謂子游所住邑之廨舍也。子游又言滅明  
偃之室。謂子游所住邑之廨舍也。子游又言滅明  
既方正。若非常公稅之事。則不嘗無事。至偃住處  
也。舉其明。不託狎倚勢於朋友也。○孔安國曰  
馬耳乎哉。皆辭也。○皆是送句之辭也。○孔安國曰  
曰至方也。○公謂非公事  
不至偃室。方謂不由徑。

子曰孟之反不伐。註孔安國曰魯大夫孟之側也與

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奔而殿將入

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註馬融曰殿在

軍後者也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

奔獨在後為殿人迎為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云

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前進耳。○子曰孟

之反不伐者魯臣也不伐謂有功不自稱也云奔

而殿者此不伐之事也軍前曰啓軍後曰殿于時

魯與齊戰魯軍大敗退奔而孟之側獨住軍後為

殿以捍衛奔者故曰奔而殿也云將入門策其馬

者門魯國門也策杖也初敗奔時在郊去國門遠

孟之側在後及還將至入國門而孟之側杖馬令

在奔者前也然六籍唯用馬乘車無騎馬之文唯

曲禮云前有車騎是騎馬耳今云策其馬不知為

騎馬為乘車也云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者其既

在後而國人皆迎之謂已有攻已不欲獨受其功

故將入門杖馬而云我非敢在後距敵政是馬行

不進故在後耳所以杖馬示馬從來不進也○行

孔安國曰至功也○此不伐之源魯哀公十一年

魯師及齊師戰于郊之事也見春秋傳也余見鄭

論語集注卷之三

二十一



軍後為捍敵也。云人迎為功之者。在國人迎軍。見其在後。而謂為之有功。故云功之也。云馬不能前進耳者。前猶進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註孔安國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名。子魚

也。時世貴之。宋朝。宋國之美人也。而善淫言。當如

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矣。免於今世之害

也。疏子曰。至世矣。祝鮀。能作佞也。宋朝。宋國之

二人。並有其事。故得寵幸而免患難。故孔子曰。言

人若不。有祝鮀之佞。反宜有宋朝之美。若二者並無。則

難免。今世之患難也。故范甯曰。祝鮀。以佞諂被寵

於靈公。宋朝。以美色見愛於南子。無道之世。並以

取容。孔子惡時。民濁亂。唯佞色是尚。忠正之人。不

容其身。故發難乎之。談將以激亂俗。亦欲發明君

子全身。遠害也。○註孔安國曰。至害也。○云時世

貴之者。貴其能佞也。云宋朝。宋國之美人也。而善

淫者。于時在衛。通靈公夫人南子也。云及。如宋朝

之。美者。一本云。反如宋朝之美也。通者。云佞與淫

異。故云。反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者。何莫由斯道也。註孔安國曰。

言人之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人出入。要當從戶

也。疏子曰。至道也。道。先王之道也。人生得在世。

故孔子為譬。以示威。解時惑也。言人之在室。出入由

戶。而通。亦如在世。由道。理而生。而人皆知。出入由

斯道也。未知。在斯。此也。故范甯云。人咸知。由戶。而

由。而。未。知。在。世。由。道。故。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論語集注卷之三

三十一



行。莫知由學而成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註苞氏曰。野如野人言鄙畧也。文

勝質則史。註苞氏曰。史者文多而質少也。文質彬

彬然後君子。註苞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

子曰。至君子。云質勝文則野者。謂凡行禮及言語之儀也。質實也。勝多也。文華也。言若實多而文飾少。則如野人。鄙畧大樸也。云文勝質則史者。史記書史也。史書多虛華無實。妄語欺詐。言人若為事多飾少實。則如書史也。云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彬彬文質相半也。若文與質等半。則為會時之君子也。

子曰。人生也直。註馬融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

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罔之生也幸而免。註苞氏

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也。

云。人生也直者。言人得全生居世者。必由直行故也。故李充曰。人生之道。唯其身直乎。云罔之生也幸而免者。罔謂為邪曲。誣罔者也。應死而生曰幸。生即由直。若有誣罔之人。亦得生世者。是獲幸而免死耳。故李充曰。失平生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必或免之。善由於幸耳。故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

有不幸而無不幸也。註馬融曰。至道也。自終。謂用道故不橫夭殤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註苞

氏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又不如

樂之者。深也。

疏子曰。至樂之者。謂學者深淺也。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謂學者深淺也。知之者不如

樂之者。深也。



知學問有益者也好之謂欲好學之以為好者也  
夫知有益而學之則不如欲學之以為好者也  
李充曰雖知學之為益或有計而後知學利在其  
中故不如其好之者篤也云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樂謂歡樂在其中也故李充曰好有盛衰不如樂之  
顏淵樂在其中也故李充曰好有盛衰不如樂之  
也者深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也註王肅曰上謂上智之人所知也兩舉中人以

其可上可下也疏子曰至上也○此謂為教化

三謂上也又有中也細而分之則有九也  
上謂上也又有中也細而分之則有九也  
下則凡有九品上中下也  
下則凡有九品上中下也  
下則凡有九品上中下也  
下則凡有九品上中下也

上中以下下中以上凡七品之人也今云中人以下  
上可以語上也即以上道語於上也  
下可以語下也即以下道語於下也  
教故以聖人之道可以教顏以顏之道可以教  
斯則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又以下道教中品之  
品中之上此則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又以下道  
教中品之上此則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又以下道  
中品之上此則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又以下道  
下品之上此則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又以下道  
上道教下品之中斯即中人以下可以語中也  
云道教下品之中斯即中人以下可以語中也  
第五為正中人以下可以語中也  
二也○王肅曰至可也○六七八也  
知其可者謂聖人之道可教顏則第五以上舉中  
以語上第五以下不可語上而復云中人以下是再舉



中人也。所以爾者。明中人之大分。有可上可下也。若中人之上。可以語上。中人之下。不可語上。故再言中人也。又一云。中人若遇善師。則可上。若遇惡人。則可下。故再舉中人。明可上可下也。

樊遲問智。子曰。務民之義。註王肅曰。務所以化導民。

之義也。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註苞氏曰。敬。鬼

神而不瀆也。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

矣。註孔安國曰。先勞苦。乃後得功。此所以為仁也。

疏樊遲問至仁矣。○云樊遲問智者。問孔子為智

之道也。云子曰。務民之義者。答曰。若欲為智。當

務在化導民之義也。云敬鬼神而遠之者。鬼神不

可慢。故曰敬鬼神也。可敬不可近。故宜遠之也。云

可謂智矣者。如上一二事。則可為智也。云問仁者。樊

遲又問為仁也。云子曰。云云者。獲得也。言臣必先

歷為難事。而後乃可得祿受報。則是仁也。若不先

勞事而食。則為不仁。故范甯曰。艱難之事。則為物

先獲功之事。而處物後。則為仁矣。○疏苞

氏曰。敬鬼神而不瀆也。○瀆猶數近也。

子曰。智者樂水。註苞氏曰。智者樂運。其才智以治世。

如水流而不知己也。仁者樂山。註仁者樂如山之

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智者動。註苞氏曰。自

進故動也。仁者靜。註孔安國曰。無欲故靜也。智者

樂。註鄭玄曰。智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也。仁者壽。註

苞氏曰。性靜。故壽考也。疏子曰。至者壽。○陸特進

凡分為三段。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為第一。明智

仁之性。又智者動。仁者靜。為第二。明智仁之用。先



既有性。性必有用也。又智者樂仁者壽為第三。明  
 智仁之功。已有用也。用宜有功也。云智者樂水者。今  
 第一明智仁之性。此明智性也。智者識用之義也。  
 樂者貪樂之稱也。水者流動不息之物也。智者樂  
 運其智化物。如流水之不息。故樂水也。云仁者樂  
 山者。此即明仁者之性。願四方安靜。如山之不動。  
 樂之物也。云仁人之性。願四方安靜。如山之不動。  
 水耶。政自欲動。進其識。故云智者動也。云仁者靜  
 者。仁者何故如山耶。其心寧靜。故也。云智者樂者  
 第。三。明。功。也。樂。也。云。仁。者。壽。者。性。靜。如。山。之。安。固。故。壽  
 考也。然則仁既壽不樂而智  
 樂不必壽緣所役用多故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註苞氏曰言齊

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也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

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

使如大道行之時也疏子曰至於道太公封於

於曲阜之地為魯國周公大聖太公太賢賢聖既  
 有優劣雖同致太平而其化不得不微異故未代  
 二國齊有景公之昏闇魯有定公之寡德然其國  
 猶有望且之遺風故禮記云孔子歎其君之並惡故有  
 耶明魯猶勝餘國也今孔子歎其君之並惡故有  
 此言也言若齊有明君一變便得如魯太平之日  
 魯有明君一變便得如大道之時也此是引汲之教  
 耳實理則不然矣若明君興之政當得各如其初  
 何容得還  
 淳反本耶

子曰觚不觚註馬融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二升曰

觚也觚哉觚哉註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為政



不得其道，則不成也。疏子曰：至觚哉。○云：觚不觚。

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則明有觚之用也。當于

兩時用觚酌酒，而沈酒無度，故孔子曰：觚不觚也。

故王肅曰：當時沈酒于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

也。蔡謨曰：酒之亂德，自古所患，故禮說三爵之制。

尚書著明酒誥之篇，易有濡首之戒，詩列賓筵之

刺，皆所以防沈酒。王氏之說是也。觚失其禮，故曰

觚不觚。猶言君臣不君臣耳。云：觚哉。觚哉。者，言用

觚之失道也。故重曰：觚哉。觚哉。○觚哉。觚哉。至成也。

○云：觚哉。觚哉。言非觚也。者，何此注亦得同王蔡

之釋也。云：以喻為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者，如何

此注則與王蔡小異也。何意言用觚不得其道，則

非復觚德。譬如人所為，不得其道者，則事亦不成。

也。若欲知氣味，何說則特前觚不觚，如王蔡之釋

後云：觚哉。觚哉。自因前以寄後喻事，不乖王蔡而

有兼得之美也。故褚仲都曰：作觚而不垂王蔡，而

終不成，猶為政而不用政法，豈成哉。疾世為政不

用政法故再言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者焉，其從之與？註

孔安國曰：宰我以為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

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

憂樂之所至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

可陷也。註苞氏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

不肯自投，救之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註馬融曰：可

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

也。疏宰我問至罔也。○云：宰我問云云者，宰我欲



仁者云。彼處有仁者墮井。而仁者常救人於急難。當自投入井。救取之不耶。云子曰。何為其然也。者。孔子距之。故云。何為其然也。言仁者雖復救濟。若審有人墮井。當為方計出之。豈容自投從之。云君墮井。乃可往看之耳。不遂投井取之也。言聞有人不可罔也。者。欺者。謂遙相語也。罔者。謂面相誣也。初彼來見告。云井中有仁人。我往視之。是相欺也。既至井。實無人。不可受通。而自投入井。是不可罔也。或問曰。仁人救物。一切無偏。何不入井。是相罔也。則仁人必云。有仁者耶。若唯救仁者。則非仁人墮井。則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又李充曰。欲極言仁。設云。救井為仁。便當從不耶。故夫子答曰。欲何為其然也。言何至如此。是君子之理。有不可不。宜爾身猶可亡。故云。可逝。逝。往也。若君子不可。詐陷於不知。故云。大德居正。故不可下也。非道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鄭玄曰。弗。畔。不違道也。  
疏。子曰。至矣夫。夫。博。廣也。約。束也。畔。違也。背也。言君子廣學六籍之文。又用禮自約束。能如此者。亦可得不違背於道理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天厭之。註。孔安國曰。等以為南子者。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

使行治道也。矢。誓也。子路不悅。故夫子誓之。曰。行也。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咒誓。義可疑也。

疏。子見至厭之。云子見南子者。南子。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孔子入衛。欲與之相見也。所



以欲相見者。靈公唯婦言是用。孔子欲因南子說靈公。使行正道也。故繆播曰：應物而不擇者，道也。兼濟而不辭者，聖也。靈公無道，蒸庶困窮，鍾救於夫子。物困不可以不救，理鍾不可以不應。應救之道，必明有路，由南子。故尼父見之，涅而不緇，則處污不辱，無可無不可。故兼濟而不辭，以道觀之，未有可猜也。云子路不悅者，子路于時隨夫子在衛，見夫子與淫亂婦人相見，故不悅也。繆播曰：賢者守節，怪之宜也。或以亦發孔子之答，以曉衆也。王弼曰：案本傳，孔子不得已而見南子，猶文王拘於羑里，蓋天命之窮會也。子路以君子宜防患辱，是以不悅也。云夫子云云者，矢誓也。予我也，否不也。厭塞也。子路既不悅，而孔子與之咒誓也。言我見南子，若有不善之事，則天當厭塞我道也。繆播曰：見耶，王弼曰：言體聖而不為聖者之事。天其厭塞此道，命厭之。言非人事所免也。重言之者，所以誓其言也。蔡謨曰：矢，陳也。尚書叙曰：臯陶矢厥謀也。春秋

經曰：公矢魚于棠，皆是也。夫子為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李充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聖人明義教，正內外者也。而乃廢常違禮，見淫亂之婦人者，必以權道有由，而然。子路不悅，固其宜也。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厭亦否也。明聖人與天地同其否泰耳。豈區區自明於子路而已。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註：庸，常也。

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疏：子曰至久矣。中，中和也。庸，常也。鮮，少也。言中和可常行之德，是先王之道。其理甚至善，而民少有行此者，也已久。言可歎之深也。

子貢曰：如能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者，何如？可謂仁乎？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註孔安  
 國曰若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  
 其難也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  
 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註孔安國曰更爲子貢  
 說仁者之行也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已  
 所不欲而勿施人也子曰子貢曰至也已云子貢  
 人所能廣施恩惠於民又能救濟衆民之患難能  
 如此者何如可得謂爲仁人否乎云子曰何事於  
 仁必也聖乎者孔子答曰若能如此者何事是仁  
 乎乃是聖人之行也云堯舜其猶病諸者堯舜古  
 聖天子也病猶患也諸之又言前所能之事乃  
 是聖人之行而聖人猶病患其事之難行也云夫

仁者云云者既云前事不啻是仁爲聖所難故此  
 更答爲仁之道也言己若欲自立自達則必先立  
 達他人則是有仁之者也云能近云云者能近取  
 譬諸身遠取諸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如此者  
 可謂爲仁之方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三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四

江端氏藏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述而第七

**疏**

述而者。明孔子行教。但祖述堯舜。自比老彭。而不制作也。所以

次前者。時既夷嶮。聖賢地閉。非唯二賢之。不遇。而聖亦失常。故以聖不遇。非賢之失。所以述而次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註**苞氏曰。

老彭。殷賢大夫也。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



**疏**子曰至老彭。此孔子自說也。云述而不作者，言我但傳述舊章，而不新制禮樂也。夫子得制禮樂者，必須德位兼並，德為聖人，尊為天子，若無位，既非然者，制禮樂，必使天下畏，則禮樂不行。若無德，非天下之主，而天下不畏，則禮樂不行。若無位，既非雖為天下之主，而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也。云信並兼者也。孔子是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也。云信而好古者，又言已常存於忠信，而復好古先王之憲章，文武是也。云竊比於我老彭者，仲尼祖述堯舜，彭祖也。年八百歲，故曰老彭也。老彭亦有德無位，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欲自比之，而謙不敢灼然，故曰竊比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鄭玄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  
**疏**子曰：至

云默而識之者，見事心識而口不言，謂之默識者也。云學而不厭者，又學先王之道，而不厭止也。云誨人不倦者，教也。又教一切之人，而不疲倦也。云何有於我哉者，言人無此諸行，故天下貴於我，故李耳若世人皆有此三行，則何復貴有於我哉？故李充曰：言人若有此三行，則何復貴有於我乎？斯勸學敦誨誘之辭也。○**註**鄭玄曰：至之也。云於我獨有之也者，釋於我哉也。言由我獨有之，故天下貴有於我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義不能徙，也不善不能改也。是吾憂也。  
註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  
**疏**子曰：至憂也。云德之不脩者，得理者為憂也。之事宜脩治在身也。而世人不脩也。云學之不講者，所學經業恒宜講說使決了也。而世人不講也。云聞義不能徙者，聞有仁義之事，徙



意從也。而世人不徙也。云不善不能改者，身本有也。者，吾孔子自謂也。言孔子恒憂世，人不為上四事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註馬融曰：申申，夭夭。

和舒之貌也。疏子之至如也。明孔子居處有禮。

和也。大者貌。舒也。玉藻云：燕居告溫。注：告謂

教使也。詩云：溫溫恭人，鄉黨云：居不容。故當燕居

時，所以心和而貌舒也。故孫綽曰：燕居無事，故云

心內夷和，外舒暢者也。馬融曰：至貌也。○申

詩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即美舒義也。○申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也。註孔安

國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也。明盛時夢見周

公欲行其道也。疏子曰：至公也。○夫聖人行教，既

必為佐相，聖而君相者，周公是也。雖不為人主，則

制禮作樂，道化流行，孔子乃不敢期於天位，亦猶

願放乎周公，故年少之日，恒存慕發夢，及至年齒

衰朽，非唯道教不行，抑亦不復夢見，所以知已德

衰而發衰久矣。即歎不夢之徵也。然聖人懸照本

無俟夢想，而云夢者，同物而示衰故也。李充曰：本

聖人無想，何夢之有？蓋傷周德之日衰，哀道教之

不行，故寄慨於不夢發歎於鳳鳥也。○哀道教之

子曰：志於道，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於

德。註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也。依於仁。註依，倚

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之也。游於藝。註藝，六藝



也。不足據依。故曰游也。

**疏**

子白至於藝。人生處世。須道藝。此章明

不得徒然而已也。云志於道者。志者。在心向慕之。謂也。道者。通而不壅者也。道既通。無形相。故於德者。據存志之。在。心。造。次。不。可。暫。捨。離。者。也。云。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事。有。形。有。形。故。可。據。杖。也。云。依。於。仁。者。倚。也。於。德。者。據。存。志。之。在。心。造。次。不。可。暫。捨。離。者。也。云。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者。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其。輕。者。履。歷。之。倚。減。於。藝。六。藝。謂。禮。樂。書。數。射。御。也。○其。道。不。可。體。○不。足。依。據。而。宜。遍。游。歷。也。○以。知。德。有。成。形。○前。事。有。涯。故。云。有。形。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註**

孔安國曰言

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也

**疏**

至子誨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

反則吾不復也註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  
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為之說也。如此則識思  
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  
復重教之也。**疏**子曰至復也。又明孔子教人法  
復重教之也。

焉。○此明孔子教化有感必應者也。束脩。十束脯也。古人相見必執物為贄。贄。至也。表已來至也。上則人君用玉。中則卿。大夫。雁。士。雉。下則庶人。執鷩。士商執雞。其中或束脩。壺。酒。一犬。悉不得無也。束脩。最上。贄之至輕者也。孔子言人若能自施贄行束脩。以上。來見。謁者。則我未嘗不教誨之。故江熙云。見其翹然向善。思益也。古以贄見脩。脯也。也。孔注。雖不云脩。是脯。而意亦不得離脯也。



學者之心。思義未得而憤憤然也。啓也。悱謂學  
者之口。欲有所諮而未宣。悱然也。發也。發明也。  
言孔子之教。待人之心。憤憤。乃後為開導之。若不憤  
則不為開也。又待其口。悱。而後為發明之。若不憤  
不悱。則不為發明也。所以然者。人若不悱憤。而先  
為啓發。則受者識錄不堅。故須悱憤。乃為發啓。則  
聽受分明。憶之深也。云舉一云者。隅也。悱也。牀有  
四角。屋有四角。皆曰隅也。孔子為教。雖待悱憤。而  
為開發。開發已竟。而此人不識事類。亦不復教之。  
也。譬如屋有四角。已示之一角。餘三角。從類可知。  
若此人不能以類反識。三角。則不復教示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也。哭則不  
歌。註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也。  
者。謂孔子助葬時也。為應執事。故必食也。必有哀  
者。謂孔子助葬時也。為應執事。故必食也。必有哀

**疏**

色。故不飽也。故禮云。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  
亦非禮也。云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者。謂孔子吊  
喪之日。不歌也。帛喪必哭。哭歌不可同日。故是於帛哭  
之日。不歌也。故范甯曰。是日即帛赴之日也。禮歌  
哭。則不同日也。故  
哭。則不歌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註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

同耳。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註孔安國曰。大國

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為己有勇。至於夫

子為三軍將。亦當唯與己俱。故發此問也。子曰。暴

虎憑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註孔安國曰。暴虎



徒搏也。憑河徒涉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

也。子謂至成者也。云子謂云云者。此明顏孔

也。藏者謂時世不宜行之事。爾汝也。自降聖以下

而賢人能得。故可行。用則顏孔所同。故云。用捨

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孫綽曰。聖人德合於天地。用

契。於四時。不自昏。於盛明。不獨曜於幽夜。顏齊其

度。故動止無違。所以影附日月。絕塵於游場也。一

云。與許也。唯我許汝。如此也。故江熙曰。聖人作則

賢人佐天。地閉則聖人隱。用則行。捨則藏也。唯我

許爾。有是地。非聖無以盡賢也。云子路曰。子行

三軍則誰與者。子路聞孔子論行藏。而獨美顏淵

然。若行三軍。必當與孔子已。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

之。云子曰。云者。孔子聞子路之術。勇故也。與

空手搏虎。為暴虎。無舟渡河。為憑河。言格虎須杖。而

渡河。必須舟。然後身命可全。若無杖而搏虎。無舟而

渡河。必致傷溺。若為此勇。則我行三軍。所不與也。

以子路之勇。必不得其死。然也。繆播曰。聖教軌

物。各應其求。隨長短。以故剛勇者。屈以優柔。儉弱者

於會通。合乎道中。以故剛勇者。屈以優柔。儉弱者

厲。以世故。因題。目於回。舉三軍。以倒問。將以仰

功。術世。故。因。性。故。夫。子。應。以。篤。誨。以。示。厥。中。也。云

政。欲。須。歸。事。而。懼。又。好。為。謀。事。而。必。成。者。也。沈。居

士。曰。若。子。路。不。平。與。顏。淵。而。尚。其。勇。鄙。昧。也。已。甚

孔子。以。之。比。暴。虎。憑。河。陷。之。於。懸。實。為。太。深。余。以

為。子。路。聞。孔子。許。顏。之。遠。悅。而。慕。之。自。恨。已。才。之



也。孔子得為三軍帥時也。○**註**孔安國曰至涉也。徒。空也。謂空手搏也。爾雅云暴虎徒搏也。郭注云。空手執也。又云憑河。徒涉也。郭云。無舟楫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註**鄭玄曰。

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

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矣。如不可求者。從吾

所好。**註**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也。**疏**子曰至

命不可苟且求。若可求而得者。雖假令執鞭賤職

而吾亦為之。則不辭矣。繆協稱袁氏曰。執鞭君之

御土亦有祿位。於朝也。云如不可求者。從吾所好

者。既不可求。則當隨我性所好。我性所好者。古人

之道也。○**註**鄭玄曰。至之矣。云富貴不可求而

得者。言不可以非理求也。云當修德以得之者。若

值明世。修德猶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云若

於云者。道猶世道也。若於世道可求。則吾不辭

賤職也。周禮有條狼。侯伯四人。子男二人。鄭言

趨而避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鄭言

卒避車之為也。**註**孔安國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

而夫子能慎之也。**疏**子之所慎。齊戰疾。○記孔子

也。將欲祭。則先散。散。不齊。故將接神。先自寧靜。變

食遷坐。以自齊。繫也。時人慢神。故於齊。不慎。而孔

子慎之也。戰者。兩刃相交。性命俄頃。身體髮膚。彌

宜全重。時多暴虎。不避毀傷。唯孔子慎之。故後則

云。子畏於匡。又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即可。我。又云。

論語集解卷之四

二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並是慎戰也。疾者宜將養。制節飲食。以時。人不慎。而孔子慎之也。故云子之戰疾也。齊。

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註周生烈曰。孔子在

齊聞韶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也。曰。不圖為樂。

之至於斯也。註王肅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

此。此。此。齊也。疏三月不知肉味者。韶樂名也。

盡善盡美者也。孔子至齊。聞韶樂。奏於韶樂之盛。

而心為痛傷。故曰。忘肉味。至於一時。乃止也。三月

樂器存人乖。所以然也。齊是無道之君。而濫奏聖王之

道廢。得有聲。而無時。江熙曰。和璧與瓦礫。齊貫下

子所以惆悵。虞韶與鄭衛。比響。仲尼所以永歎。彌

陳陳敬仲。竊以奔齊。故得潛之也。云曰。不圖為樂。

之。至於斯也。者。此孔子說所以忘味之由也。圖猶

謀慮也。為猶作也。樂韶樂也。斯此也。此指齊也。

孔子言實不意慮奏作聖王之韶樂。而來至此。齊也。

侯之國也。或問曰。樂隨人君而變。若人君心善。則

樂善。心淫。則樂淫。今齊君無道。而韶音。那獨不變。

而猶盛耶。且若其音。猶盛。則齊民宜從樂化。而齊

民猶惡。不隨樂化。何也。侃答曰。夫樂隨人君而變。

者。唯在時王之樂耳。何者。如周王遍奏六代之樂。

當周公成康之日。則六代之聲。悉亦悉。以化民。

若幽厲傷周。天下大壞。則唯周樂。自隨時君而變。

壞。其民亦隨時君而惡。所餘殷夏以上。五聖之樂。

則不隨時變。故韶樂在齊。而音猶盛美者。也。何以

然哉。是聖王之樂。故不隨惡。君變也。而武亦善。而

獨變者。以其君是周之子孫。子孫既變。故先祖之

樂亦與之。而變也。又既五代音存。而不能化民者。



既不隨惡王而變寧為惡王所御乎既不為所御故雖存而不化民也又一通云當其未代其君雖惡而其先代之樂聲亦不變也而其君所奏淫樂不復奏正樂故不復化民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注鄭玄曰為猶助也衛君者

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瞶公薨而立孫輒後晉

趙鞅納蒯瞶于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

助輒否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

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

注孔安國曰伯夷叔齊讓國遠去終於餓

死故問怨乎以讓為仁豈怨乎出曰夫子不為也

注鄭玄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為

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也

衛君乎者為猶助也衛君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瞶靈公以魯哀公二年夏四月薨而立蒯瞶之子輒為衛君孔子時在衛為輒所賓接後蒯瞶還奪輒國父子相圍時人多疑孔子應助輒拒父故冉有傳物之疑以問子貢也故江熙曰夫子在衛受輒賓主悠悠者或疑為之故問也云子貢曰諾吾將問之者子貢答冉有也故先應諾言吾將入問於孔子助輒不也云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此子貢入問孔子之辭也所以不問助輒不而問夷齊者不欲斥言衛君事故以微理求之也伯夷叔齊兄弟讓國而輒父子爭位其事已反故問夷齊何人若孔子答以夷齊為非則知助輒答以夷

論語集注卷之四



齊為是。則知不助輒也。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答  
 子貢也。言夷齊是古賢人也。云曰怨乎者怨也  
 子貢又問夷齊有怨恨不乎。所以問有恨不者。夷  
 齊兄弟讓國。隱首陽山。遂餓死。首陽山下。賢人相  
 讓而致餓死。死應不恨也。云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乎者。孔子答曰。不怨也。言兄弟相讓。本求仁義  
 而萬代美其相讓之德。是求仁得仁也。求之而得  
 雖死有何怨。是君子殺身成仁。不安生害仁。云出  
 曰。夫子不為也者。子貢既聞孔子以夷齊之讓為  
 賢。且為仁。故知輒父子爭國為惡也。所以答冉有  
 云。夫子不為。為衛君也。鄭玄曰。至否乎。云公  
 薨而立孫輒者。公死後乃立輒也。云後晉趙鞅納  
 蒯聩于戚者。後謂輒立為君。後也。蒯聩奔在戚。輒  
 立定後。其年六月。晉臣趙鞅於戚以納蒯聩。遂入  
 衛奪輒之位也。云衛石曼姑帥師圍于戚也。云故問  
 年。衛輒之臣石曼姑帥師圍于戚也。云故問  
 其意助輒否乎者。其孔子也。冉有問子貢曰。孔  
 子意助輒不也。哀公二年。孔子在衛。至十一年。反

魯。至十五年冬。蒯聩乃勝。輒出奔魯。子路死。難。使  
 來魯報孔子也。至十六年正月。蒯聩從戚入衛。為  
 也。君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註孔

安國曰。蔬食。菜食也。肱。臂也。孔子以此為樂也。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註鄭玄曰。富貴而不以

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已之有也。云子曰。至浮雲。

者。此明孔子食無求飽也。飯。猶食也。蔬食。菜食也。  
 言孔子食於菜食而飲水。無重有方丈也。云曲肱  
 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者。此明孔子居無求安也。  
 肘前曰臂。肘後曰肱。通亦曰臂。言孔子眠曲臂而  
 枕之。不錦衾。角枕也。孔子產食薄寢。而歡樂怡暢。  
 自在。鹿薄之中也。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者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義而富貴。於我如天之浮雲也。所以然者。言浮雲自在天。與我何相關。如不義之富貴。與我亦不相關也。又浮雲儵聚歛散。不可為常。如不義富貴。聚散俄頃。如浮雲也。○如前釋也。鄭

子曰。如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註。易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

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也。○此子曰至過矣。故

欲令學者加功於此書也。當孔子爾時。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如我數年。五十而學易也。所以必五十

而學易者。人年五十。是知命之年也。易有大演之

數五十。是窮理盡命之書。故五十而學易也。既學

得其理。則極照精微。故身無過失也。云無大過者。小事易見。大事難明。故學照大理。則得一不復大

過。則小者故不失。之王弼曰。易以幾神為教。顏淵庶幾有過而改。然則窮神研幾。可以無過。明易道深妙。戒過明訓。微言精粹。熟習然後存義也。王朗又為一通云。鄙意以為易蓋絕聖之精義。後聖無

間然者。也是以孔子即而因之。少而誦習。恒以為務。稱五十而學者。明重易之。至欲令學者專精於此書。雖老不可以廢倦也。○易窮至過也。○云

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易明乾元亨利貞窮測陰陽之理。遍盡萬物之性。故云窮理盡性也。又識窮通。故云。以至於命也。云年五十而知天命者。人

知命之生。讀至命之書者。其數會同也。云故可以無大過也者。照幾窮理。故無失也。

子所雅言。註。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註。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



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

**疏**言子所至

云子所雅言者孔子也雅正也謂孔子平生讀

書皆正言不為私所避諱也云詩書執禮皆雅

言也者此是所不諱之書也詩及書禮皆正言之

也六籍皆正言獨云詩書禮者舉一隅餘三隅可

及也故顧歡曰夫引網尋網振裘提領正言此三

則靡典不統矣○**注**鄭玄曰至執也云讀先云

云者若讀書避諱則疑誤後生故禮云教學臨文

不諱詩書禮不諱是也云禮不誦故言執也者釋不

直云詩書禮而禮上長云執之義也背文而讀曰

誦詩是詠歌書是謨誥故並須誦之而禮但執文

依事而行不須背文誦之故曰執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注**孔安國曰葉公名

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

答也子曰汝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不知老之將至也云爾

**疏**葉公問至云爾○云

者葉公楚臣也食采於葉楚僭稱王故臣稱公自

比諸侯也問子路子路不對者所問之事當乖孔子之德

何事也云子路子路不對者所問之事當乖孔子之德

故子路不對之也故江熙曰葉公見夫子數應聘

而不遇尚以其問近故不答也李充曰凡觀諸問

而師於弟子者諮道也則稱而近之誣德也必揚

而抑之未有默然而不答者也疑葉公問之必將

欲致之為政子路知夫子之不可屈故未許其說

耳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子路不對故以此言語

子路也奚何也其孔子也謂孔子對故世道之不

行故發憤而忘於食也又飲水曲肱樂在其中

忘於貧賤之憂也又年雖耆朽而信天命不知

老之將至也言葉公問汝何不曰我有如此之

德云爾以之也然此諸語當是斥於葉公也李

論語集解義疏卷之四



充曰夫子乃抗論儒業。大明其志使如此之徒。絕望於觀視。不亦弘而廣乎。江熙曰。葉公唯知執政之貴。不識天下復有勝遠。故欲令子路抗明素業。無嫌於時。得以清波濯彼穢心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以求之者也。註鄭

玄曰。言此者。勉勸人於學也。疏子曰。至者也。云

者。知非生而謂知事理也。孔子謙以同物。故曰。我有所以。知非生而自然知之者。也。王藻云。此蓋自同常教。以生卒物者也。云。好古敏而以求之者也。者。我既速。敏疾速也。之。今有所知者。政由我。所好古人之道。疾

子不語怪力亂神。註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暴盪

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

謂鬼神之事也。或無益於教化也。或所不忍言也。

疏力。謂多力也。若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

無益於教訓。故孔子語不及之也。或問曰。易文言之

孔子所作。云。臣殺君。子殺父。並亂事。而云。孔子不

語之何也。答曰。發端曰。言答述曰。語。此云。不語。謂

不誦答耳。非不言此二事也。或通云。怪力亂神。是

一也。事。都。不言此二事也。故李充曰。力。亂神。有與於邪。

怪力亂神。故不言也。王肅曰。至言也。云。怪

無益於教。故不言也。王肅曰。至言也。云。怪

怪異也。者。舊云。如山啼鬼哭之類也。云。力。謂若暴

盪。推也。烏獲。古時健兒也。三十斤。曰鈞。烏獲能舉

三萬斤重也。云。亂。謂鬼神之事者。子路問事鬼神。孔子

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不言也。云。或無益於教

論語集解卷之四

十一



化者解不言怪力神三事也云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

善者而改之註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

不善改之故無常師也疏子曰至改之此明人

雖三人同行必推勝而引劣故必有師也則以善

引之故云其不善者而改之然善與不善即就一

人上為語也人圓是故取善改惡亦更相師改

之託斯言以厲之夫三人道消俗薄鮮能崇賢尚勝

故內何求而不應哉縱能尚賢而或滯於一方者

又未盡善也故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或問曰何不是二人必云三人則恒也一答曰二人則

彼此自好各言我不是若有人則恒也一答曰二人則

行末無賢愚者就註言我至師也云言我三人

則遞有優劣也云擇善云者我師彼之長而師法

彼之短彼亦師我之長而改我之短既更相師法

故云無常師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註苞氏曰桓魋宋

司馬黎也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也合德

天地吉而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也疏子曰至予

也桓魋宋司馬也凶愚心恒欲害孔子孔子與天

言語之使其凶心也言天生聖德於我我與天

同體桓魋雖無道安能違天而害我乎故云如予

何也夫凶人亦宜不屢謝而有時須以道折之故

江熙曰小人為惡以理喻之則愈凶強晏然待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註苞氏曰。

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

能及。以為有所隱匿。故解之也。吾無所行而不與

二三子者。是丘也。註苞氏曰。我所為。無不與爾共

之者。是丘之心也。疏子曰。至丘也。云二三子。諸弟

子也。孔子聖道深遠。諸弟子學所不及。而有怨者。

汝等言我有所隱於汝乎。云吾無隱乎爾者。爾。汝

也。先呼問之。此更語之。云吾無所隱於汝也。云吾

無云者。行猶為也。丘。孔子名也。孔子已向云無

隱。故此更自稱名。而說無隱之事。使之信也。言凡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註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也。疏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李充曰。其典籍辭義。謂之文。

孝悌恭睦。謂之行。為人臣則忠。與朋友交則信。此

四者。教之所先也。故以文發其蒙。伴以積其德。忠

以立其節。信以全其終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註

疾世無明君也。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

有恒者。斯可矣。止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

乎有恒矣。註孔安國曰。難。可名之為有常也。疏子曰

至恒矣。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歎世無賢聖也。言

吾已不能見世有聖人。若得見有君子之行。則亦







增。增。高也。詩云。弋鳧與鴈。司弓矢。又云。田弋。充籠。籠。矢。共。矰。矰。注云。籠。竹。籠。也。矰。矰。不在。籠。者。為。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也。侃。案。鄭。意。則。繳。射。是。細。繩。係。箭。而。射。也。云。宿。宿。鳥。者。或。云。不。取。老。宿。之。鳥。也。宿。鳥。能。生。伏。故。不。取。也。此。通。不。及。夜。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註。苞氏曰。時人

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註。孔安國曰。如此

次。於生知之者也。疏。子曰。至次也。云蓋有云云

異端也。時蓋多有為此者。故孔子曰。我無是。不知而作。謂妄作穿鑿為。而作之事也。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者。因戒妄。多所聞。則擇善者從之者也。云多見。而識之者。若

因多所見。則識錄也。多見。不云擇善者。與上互文。亦從可知也。云知之次也者。若多聞。擇善。多見。錄。是生知之者。次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註。鄭玄曰。互鄉。鄉名也。

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

門人怪孔子見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

何甚。註。孔安國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

我見此童子。惡惡何一甚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

也不保其往也。註。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

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保其去後。行也。疏。互



至往也。○云互鄉難與言者。互鄉。鄉名也。此一鄉之人皆專愚不可與之共言語也。云童子見者。童子。少兒以下。未冠者也。琳公曰。來見孔子。此鄉有一童子。孔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專惡也。云門人惑者。門人。孔子弟子也。惑。猶嫌怪也。言彼一鄉皆惡。况復少兒乎。孔子忽然而見之。故弟子皆嫌惑之也。云子曰。云者。孔子為門人之釋惑也。言凡教化之道。唯進是與。唯退是抑。故無來而不納。豈不本其所本耶。故云與。其進不與其退也。云唯何甚。者。言教化與進。而汝等怪之。此亦一何甚也。唯語助也。云人潔己以進者。更釋教誨所以與進之義也。言人有來進師門者。非潔則不進。則必是潔己者。也。云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者。往。謂已行。言其既潔已而猶進之。是顧其潔也。而謂誰保其往。月之。所行耶。何須惡之也。顧歡曰。往。謂前日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或有始非我所保。

也。○其善童。所以是惡惡之甚也。○言汝等為惡其鄉。而也。○虛謂清其心也。然鄭注云。去後。○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注。苞氏曰。仁道不遠。行之。則是至也。○疏。子曰。至矣。○世人不肯行遠乎也。言其不遠也。但行之由我。斯此也。江熙曰。復禮。一日。天下。歸仁。是仁至近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注。孔安國曰。司敗。官名也。陳大夫也。昭公。魯昭公也。孔子對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也。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



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註孔安國曰巫馬期弟子也名施相助匿非曰黨

魯吳俱姬姓也禮同姓不婚而君娶吳之當稱吳

姬諱曰孟子也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註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

禮也聖人智深道弘故受以為過也疏陳司敗問

云陳司敗問昭公知禮守者昭公曾君也陳司敗

見孔子而問曾君知禮以不也云孔子退者對曰知禮

者答司敗曰昭公禘知禮也云孔子退者對曰知禮

竟而退去云揖巫馬期而進也者揖者古人欲相

見前進皆先揖之也巫馬期孔子弟子也司敗心所不許

昭公無禮故問孔子答曰知禮而司敗心所不許

故孔子退而後揖孔子弟子進之欲與語也云曰

吾云云者相助匿非曰黨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云

知禮所以是黨也故司敗語巫馬期曰吾從來聞

君子之人義與比無所私相阿黨孔子既從君子

而今匿君之惡故曰君子亦黨乎云君娶於吳者

司敗此舉昭公不知禮事也昭公是周公後吳是

大伯後大伯是周公祖昭公與吳同姓是姬姓周

禮百世婚姻不通而昭公娶其吳之禮稱婦人皆稱

於吳也云為同姓謂之吳孟子者禮稱婦人皆稱

國及姓猶如齊姜秦嬴之屬也魯之娶吳當謂為

吳姬而昭公為吳是同姓故諱不得言吳姬而謂

同姓君是知禮則誰為惡事者而謂為不知禮乎

論語集注卷之四

十九



我言。用昭公所行為知禮。則禮亂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為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為過。則所以諱者。又以明矣。非諱也。然矣。若受以問。則詭言以為諱。今巫馬師徒將明其義。故向之言為合禮也。苟曰合禮。則不為黨矣。今若不受為過。則何禮之有乎。○**註**孔安國曰。司敗官名也。陳大夫也。○陳有司敗之官也。○**註**孔安國曰。至過也。○云諱國惡禮也者。諱國之惡。是禮之所許也。云聖人云云者。混而不緇。故受之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註**樂其善。故使

重歌。而後自和之也。**疏**子與至和之。○此明孔子子與人共歌。若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則孔子欲重聞其音。曲故必使重歌也。重歌既竟。欣之無已。故孔子又自歌以答和之也。衛瓘曰。禮無不答。歌以和相答也。其善乃當和音。不相反。故今更為歌。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註**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

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躬行君

子。則吾未之有得也。**註**孔安國曰。躬為君子行。已

未能得之也。**疏**子曰。至得也。○云文莫吾猶人也。

猶不也。孔子言我之文章。不勝於人。故曰吾猶人也。云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者。又謙也。躬身也。言我文。既不勝人。故身自行君子之行。則吾亦未得也。○**註**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何云。俗云。文不勝人。為文不也。呼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註**孔安國曰。孔子謙。不敢



自名仁聖也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

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註馬融曰正

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也况仁聖乎疏子曰至學

聖與仁則吾豈敢者亦謙也言聖及仁則吾不敢

自許有故云豈敢也自名已有此二事也云

抑為云云者孔子雖不受仁聖之目而以此二事

自許也抑語助也為猶學也為之厭謂雖不敢

云自有仁聖而學仁聖之道不厭也學而不厭又

教誨不倦乃可自謂如此耳云公西華云云者公

西華聞孔子自云學仁聖不厭又教人不倦故已

自稱弟子以往諮也言正如夫子所自許之事則

弟子亦不能學為此事也註苞氏曰禱禱請於鬼神也子曰

子疾病子路請禱註苞氏曰禱禱請於鬼神也子曰

子路失言也誄禱篇名也子曰丘之禱之久矣註

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禱之久矣

疏子疾至久矣○云子疾病子路請禱者疾甚曰

疾甚故子路請於孔子欲為孔子祈求福也孔子

曰有諸者諸之也孔子言死生有命不欲有禱故

及問子路有此禱請之事乎心不許也云子路對

曰云云者子路不達孔子意聞孔子之問仍引得

古舊禱天地之誄辭以答孔子也故云有之誄曰

也天曰神地曰祗也云子曰丘之禱之久矣者子曰

路既不達孔子意而引舊禱天地之誄孔子不欲

非也故云我之禱已久今則不復須也實不禱而



云久禱者。聖人德合神明。豈為神明所禍。病而祈之乎。樂肇曰。案說者徒謂無過可謝。故止子路之請。不謂上山下川。大神祇。非所宜禱也。在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祈山川。大夫奉宗廟。此禮祀典之常也。然則禱爾于上帝。天命欲假禮。祈福二靈。孔子辭也。子路以絕之也。曰。丘禱久矣。此豈其辭乎。欲卒舊之辭也。自無違。凡庸所謝也。云丘之禱久矣。豈其辭乎。夫聖行為祈。福自庸所謝也。云丘之禱久矣。豈其辭乎。夫聖言棄金。勝之聖人。無禱請之禮。夫知如。是則禮典之達。旨引。得舊禱。是天地之誅。是子路之意。亦復何傷。若如。樂引。得舊禱。是天地之誅。是子路之意。亦復何傷。君而。子路欲此。亦不達之甚。乃得深於請禱之過。耳。幸不須譏此。而○誅者。謂如。何集為是也。○言累也。人國曰。至名也。○誅者。謂如。何集為是也。○言

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註孔安國

曰。俱失之也。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耳。

固。陋也。疏子曰。至寧固。云奢則不遜。儉則固者。

奢華則僭。濫不恭。若儉約。則固陋不及禮也。云與

其不遜也。寧固者。二事乃俱為失。若不及禮。物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註鄭玄曰。坦蕩蕩。寬

廣貌也。長戚戚。多憂懼貌也。疏子曰。至戚戚。○云

蕩蕩。心貌。寬曠無所憂患也。君子內省不疚。故也。

過。故恒懷憂懼也。江熙曰。君子坦蕩。夷任蕩然無



子溫而厲威不猛恭而安

**疏** 子溫至而安也。亦有云子曰明者亦

厲世也。溫而能厲也。厲嚴也。人溫者。好不能嚴厲。

能王不猛也。又恭者。好尊險不安。孔子恭而能安也。

故王弼曰。溫者不厲。厲者不安。孔子恭而能安也。

而能恭則不安。安者不恭。此對反之常名也。若溫

故至和之調。五味不形。大成之樂。不可名之。理全矣。

五聲不中。和備。質五材無名也。

論語泰伯第八 **疏** 泰伯者。周太王長子。能推位讓

子。栖遑。常謂實係心慮。今泰伯賢人。尚能讓國。

以證孔子大聖。雖位非九五。豈以糝糠累真。故泰

而伯也。述 **疏**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

而稱焉。 **註** 王肅曰。泰伯。周太王之太子也。次弟仲

雍。少弟曰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必

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家

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 **疏** 子曰至稱焉

可謂至德也。已矣者。泰伯者。周太王之長子也。太

王者。即古公。曹甫也。曹甫有三子。大者泰伯。次者

仲雍。少者季歷。三子並賢。而泰伯有讓德深遠。雖

聖不能加。故云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其至德之事

在下。范甯曰。泰善大之稱也。伯長也。泰伯。周太

之元子。故號泰伯。其德弘遠。故曰至也。云三以天

下讓者。此至德之事也。其讓天下之位。有二跡。故

云三以天下讓也。所以有讓者。少弟季歷生子文

王昌。昌有聖人德。泰伯知昌必有天位。但升天位

者。必須階漸。若從庶人而起。則為不易。太王是諸



侯己是太王長子。長子後應傳國。今欲令昌取王位有漸。故讓國而去。命季歷傳之也。其有三跡者。范甯曰。有二釋。一云。泰伯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有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令傳國於季歷。以及文王。因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於此遂有天下。是為三讓也。又云。太王病。而託採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禮不祭之。以禮三讓也。繆協曰。泰伯三讓之所為者。季歷。文。武。三人。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也。云。民無得而稱焉。者。德讓跡既隱。當時人民不覺。故無能稱其讓德。稱也。故范甯曰。詭道合權。隱而不彰。故民無得而稱。乃大德也。繆協曰。其讓之跡。詭。當時莫能知。故無以稱焉。可謂至德也。或問曰。泰伯復無天下。可讓。云。三以天下讓。其事如何。或通云。泰伯實應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註蕙畏懼之貌

也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禮則

亂直而無禮則絞註馬融曰絞絞刺也君子篤於

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註苞氏曰興

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

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也疏子曰至

此章明行事悉須禮以為節也云恭而無禮則勞

諸侯今讓者諸侯位耳而云讓天下者是為天下而讓今即之有階故云天下也然仲雍亦隨泰伯而隱不稱仲雍者國位在泰伯泰伯讓是導仁軌也仲雍隨是揚其波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註蕙畏懼之貌

也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禮則

亂直而無禮則絞註馬融曰絞絞刺也君子篤於

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註苞氏曰興

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

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也疏子曰至

此章明行事悉須禮以為節也云恭而無禮則勞



下所以身自為勞苦也。云慎而無禮則甚。於事不行也。懼過甚也。若慎而無禮則畏懼之甚。於事不行也。云勇而無禮則亂者。勇而有禮內則擊跪於廟堂之上。外則捍難於壇場之所。若勇而無禮則為殺害之亂也。云直而無禮則絞者。絞刺也。直若無禮則自行不邪。曲若不得禮對面譏刺他人之非。必致怨恨也。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者。君子人君也。篤厚也。人君若自於親屬篤厚則民下化之。皆競興起仁恩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與。云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者。故舊謂朋友也。偷薄也。人君富貴而不遺忘昔舊友朋。則下民效之不為薄行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註鄭玄曰。啓

闕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之。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註孔安國曰。言此詩者。喻己常誠慎。恐有

所毀傷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註周生烈曰。

乃今日而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

者。欲使聽識其言也。疏曾子有至小子。云曾子

子昔授孝經於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稟受至死不忘。故疾病臨終。日召已門徒弟子。令開衾視我手足。毀傷與不。亦示父母全而生已。已亦全而歸之也。先足後手。手近足遠。示急從遠而視也。云詩云云者。既合開衾。又引詩證已平生敬慎。畏懼有毀傷之心也。戰戰兢兢。恐懼。兢兢。戒慎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夫



如人之臨履深薄也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者引詩既竟又語諸弟子也而今今日也而後即今日以後也免免毀傷也既臨終而得不毀傷故知自今日以後全歸泉壤得免毀傷之事也云小子者呼諸弟子語之令識已言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註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

孫捷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註苞氏曰欲戒敬子言我且將死言善

可用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註鄭玄曰

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

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也出

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也籩豆之

事則有司存註苞氏曰敬子忘大務小故又戒之

以此也籩豆禮器也疏曾子有至司存云曾子

魯大夫仲孫捷也來參問曾子之疾也云曾子言

曰云云者曾子得敬子之問疾因而戒之也將敬

戒之故先發此言欲明我所以相戒之意也言鳥

之臨死唯知哀鳴而不知出善言此則是我之常也若人臨

死而無善言則與鳥獸不異今我將臨死故欲出

善言以戒汝也故李充曰人之所以將死不遑擇音

以其慎終始在困不撓也禽獸之將死不遑擇音

唯吐窘急之聲耳人若將死而不思令終之言唯

哀懼而已者何以別於禽獸乎是以君子之將終



必正存道不怠格言臨死易箦困不違禮辨論三  
 德大加明訓斯可謂善言也或問曰不直云曾子  
 曰而云言曰何也答曰欲重曾子曰言臨終言善之可  
 錄故特云言也又一通云出己曰言答述曰語曾  
 子臨終綿困不堪答述也示直出己之懷而已云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也此以下即曾子所述善言  
 也道猶禮也言君子所貴禮者有三事也云動容  
 貌斯遠暴慢矣者此所貴三之第一也動容貌謂  
 成儀容舉止也君子坐則儼然行則踴濟如此則  
 人望而畏之不敢有暴慢之者故云斯遠暴慢也  
 故顏延之云動容則人敬其儀故暴慢息也云正  
 顏色斯近信矣者此所貴三之第二也就凡人相  
 見先觀容儀容儀故先也數變動則顏色故為次  
 也人之顏色恒欲莊正不數變動則顏色故為次  
 之故云近信也故顏延之云正色則人達其誠故  
 信者立也云出辭氣言語音聲也既見顏色故接  
 第三也辭氣言語音聲也既見顏色故接言語也  
 出言有章故人不鄙穢倍違之顏色故接言語也

出辭則人樂其文故鄙倍絕也侃謂暴慢鄙倍同  
 是惡事故曰遠而信是善事故云近也云籩豆之  
 事則有司存者籩豆禮器也竹曰籩木曰豆盛  
 俎醢籩盛菓實並容四升柄尺二寸下有跗也舊  
 云敬子不存大事為小事故曾子先戒此三禮若  
 籩豆之事付於有司不關汝也注亦謂典籩豆之  
 官也○**註**苞氏曰至用也○此注亦明如何釋又  
 繆協曰曾子謙不以遠理自喻且敬子近人故以  
 常言語悟之冀其必納也然繆解亦得會苞注也  
 ○**註**鄭玄曰至耳也○云人不敢欺誕者誕猶詐  
 妄也云無惡戾之言入於耳者惡鄙醜也戾背也  
 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若出不能悖故鄙戾  
 不入於耳也○**註**苞氏曰至器也○依苞此注亦  
 得如舊說也若欲又為一通亦得云敬子好務小  
 事而忽略籩豆故曾子曰汝不須務小當使有司  
 存於宗廟籩豆之禮也而繆協別通曰籩豆禮器  
 可以致敬於宗廟者言人能如上三貴則祝史陳



信無愧辭故有司  
所存籩豆而已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註苞氏曰校報也言見侵犯而不校之

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註馬融曰友謂顏淵

也疏曾子曰至斯矣此明顏淵德也云以能問

而為盈唯顏淵謙而反之也顏淵實有才能而恒

如已不能故雖見不能者猶問尋求也云以多

問於寡者多謂識性之多也己識雖多常不敢自

言已多故每問於寡識者也云有若無實若虛者

又處人問未嘗以己之才德為人有為實恒謙退如

虛無也云犯而不校者校報也人有惡加犯已者

己不報之也般仲堪曰能問不能多問於寡或疑

其負實德之跡似乎為教而然余以多問於寡或疑

黃中之道冲而用之每事必然夫推情在於忘賢

故自處若不足處物以賢善故期善於不能因斯

而言乃虛中之素懷處物之誠心何言於為教哉

犯而不校者其亦不居物以非乎推誠之理然也

非不爭事也應物之跡異矣其為中虛一也云昔

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者謂顏淵也曾子言唯

昔吾友能為上諸行也江熙

曰稱吾友言己所未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註孔安國曰六尺之孤謂

幼少之君也可以寄百里之命註孔安國曰攝君

之政令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註大節者安國家

定社稷也奪者不可傾奪之也君子人與君子人

也疏曾子曰至人也云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

孤者託謂憑託也六尺之孤謂童子無父而



為國君者也。年齒幼少，未能自立，故憑託大臣。如  
 成王託周公者，也。云可以寄百里之命者，謂國之  
 命者，謂國之命者，如周公攝政也。幼君  
 國也。言百里，舉全數也。命者，謂國之命者，如  
 既未嘗能行政，故寄冢宰攝之也。如周公攝政也。  
 幼孤云託教，令云寄者，有以故也。託是長憑，無  
 之言，寄是暫寄，有反之日也。君身尊重，故云託  
 長憑於阿衡者，也。教命待君年長而還，君自裁斷。  
 是有反也。云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者，國有大難，臣  
 能死之，是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云君子人與君子人  
 也者，言為臣能受託幼命，又臨大節不回。此是  
 託六尺人與也。再言君子之美，深也。而我無二心，彼無  
 二節，授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故齊必同乎  
 君子之道，審契而要終者也。非君子之人與君子  
 者，孰能要其終乎。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註 苞氏曰：弘，

大也。毅，強而能決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  
 遠路也。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  
 乎。  
註 孔安國曰：以仁為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

遠莫遠焉。  
疏 曾子曰：至遠乎？云：曾子曰：士不可  
 毅，謂能強果斷也。言丈夫居世，必使德行弘大。而  
 能果斷也。云：任重而道遠者，釋所以宜弘毅義也。  
 即所任者，重所行者，遠。故宜德大，而能斷也。云：仁  
 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此解任重也。士既以仁為  
 平生之任，此任豈得不謂為重乎？云：死而後已，不  
 亦遠乎者，此釋道遠也。已止也。言知行仁，不可少  
 時而止。必至此道，豈不遠而止耳。

子曰：興於詩。  
註 苞氏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



立於禮註苞氏曰禮者所以立身也成於樂註孔

安國曰樂所以成性也疏子學須次第也此章明

詩者興起也言人學先從詩起後乃次諸典也所

以然者詩有夫婦之法人倫之本近之事父遠之

事君故也又江熙曰覽古人之志可起發其志也

云立於禮者學詩已明次又學禮也所以然者人

無禮則死有禮則生故學禮所以自立身也云成於

樂者學禮若畢次宜學樂也所以然者禮之用和

為貴行禮必須學樂以和成己性也禮之用和

曰樂所以成性也王弼曰言有為政之次序也

夫喜懼哀樂民之自然應感而動則發乎聲歌所

以陳詩抹謠以知其志風既見其風則損益基焉

又感俗立制以達其禮也若不採民詩則無以觀風

非風乖俗異則禮無所濟故三體相扶而用樂無所

後云樂也

終身成性故

是舞詩耳至二十學禮後備聽八音之樂和之以

乃學禮也若欲申此注則當云先學舞勺舞象皆

勺十五舞象二十始學禮悖行孝悌是先學樂後

案輔嗣之言可思也且案內則明學次第十三舞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註由用也可使用而

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也疏子曰至

此明天道深遠非人道所知也由用也元亨日新

之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之也張憑曰為政

而不知其所以故云不可使知之也

以德則各得其性天下日用而不知之故曰可使由

之若為政以刑則防民之為奸民知有防而為奸

彌巧故曰不可使知之言為政當以德民由之而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註苞氏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

貧賤者必將為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註

孔安國曰疾惡大甚亦使其為亂也疏子曰至亂

勇疾貧亂也者好勇之人若能樂道自居此乃為

可耳若不能樂道而憎疾己之貧賤則此人必為

亂也故繆協曰好勇則剛武疾貧則多怨以多怨

己甚亂也者夫不仁之人當以理將養或不仁疾之

悟若復憎疾之夫甚則此不仁者近無所在必為

逆亂也故鄭康成曰不仁人疾之犬甚是使之為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設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矣註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旦也疏子曰至

其餘謂周公之才伎也言人假令有才能如周公

旦之美而用行驕恠則所餘如周公之才伎者亦

不足復可觀者以驕沒才也故王弼曰人之才美

如周公設使驕恠其餘無可觀者言才美以驕恠

棄也况驕恠者必無周公才美乎假無設有以其驕恠之鄙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已註孔安國曰穀

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及也

所以勸人於學也疏子曰至也已勸人學也穀

道也若三年學而不至善道者必無此理也故云

可以得祿也孫綽曰穀祿也云三年學足以通業

已者猶云不易已得也教勸中人已下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註苞氏曰言行當常然也危

邦不入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也臣弑君

子弑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也邦有道貧且賤焉

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疏子曰至恥也此

云篤信好學者令篤厚於誠信而好學先王之道

也云守死善道者寧為善而死不為惡而生故云

守死善道也云危邦不入者謂初仕時也見彼國

將危則不須入仕也云亂邦不居者謂我國已亂

則宜避之不居住也然亂時不居則始危時猶居

也危者不入則亂故宜不入也云天下有道則見

者天下謂天子也見謂出仕也若世王有道則宜

出仕也云無道則隱者若時王無道則隱枕石漱

流也陳文子棄馬十乘而去是亂邦不居也云邦

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者國君有無道則宜運我才智

薄不

也者

道得

而事

笑朝

山林

以夫

子曰

不在

其位

不謀

論語集注卷之四

三十一

於其職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註鄭玄曰

師摯魯太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微鄭衛

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

佐時出仕宜始得富貴而已獨貧賤則是才德淺

薄不

也者

道得

而事



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也

**疏**子曰至

師魯太師也擊太師名也始首也關雎詩篇也洋聲盛也于時禮樂崩壞正聲散逸唯魯太師猶識關雎之聲而首理調定使聲盛盈於耳聽也侃謂即前篇孔子語其樂曰樂其可知始作翕如之屬而其受孔子言而理之得正也

子曰狂而不直註孔安國曰狂者進取宜直也侗而

不直註孔安國曰侗未成器之人也宜謹愿也慳

慳而不信註苞氏曰慳慳慳慳也宜可信也吾不

知之矣註孔安國曰言皆與常度反故我不知也

**疏**子曰至之矣○此章歎時世與古反也云狂而不直者用行宜其直趣無迴不俟於善惡

而當時狂者不復直也故下卷則云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云侗而不敢者侗謂籠侗未成器之人也愿謹愿也人幼未成人者情性宜謹愿而當時幼者亦不謹愿也云慳慳而不敢者慳慳謂野慳也野慳之人宜可信而于時野慳者皆詐詭不復宜可信也云吾不知之矣者既與古時反故孔子曰非復我能知測也王弼曰夫推誠訓俗則民俗自化非復我情偽則儉心茲應是以聖人務使民皆歸厚不以探幽為明務使姦偽不興不以先覺為賢故雖明並日月猶曰不知也註宜謹愿也情愿貌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註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

久如不及猶恐失之耳疏子曰至失之○言學之

前人欲取必及故云如不及也又學若有所得則戰戰持之猶如人執物恒恐去失當錄之為意也



李充曰學有交勞而無交利自非天然好樂者則  
易為懈矣故如懼不及猶恐失之况可急乎繆協  
稱中正曰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恒不懈惰乃得其  
用如不及者已及也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恐失  
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註**學自至之耳○  
如注意則云如若也言人學宜熟若學而不及於  
熟雖得也猶恐失之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註**美舜禹

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也巍巍者高大之稱也

**疏**子曰至與焉○此美舜禹也舜禹亦古聖天子也  
巍巍高大之稱也言舜禹逢時遇世高大可美也  
舜受堯禪而有天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此二聖  
得時有天下並非身所預求而君自禪之也一云  
孔子歎己不預見舜禹之時也若逢其時則已宣  
道當用也故王弼曰逢時遇世莫如舜禹也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註**孔安國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也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註**苞氏曰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其

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註**

功成化隆高大巍巍也煥乎其有文章**註**煥明也

其立文垂制復著明也**疏**子曰至文章○此美堯

者為禪讓之始故孔子歎其為君之德大也云巍  
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者則法也言唯天德巍  
巍既高既大而唯堯能法而行之也所以有則天  
之德者夫天道無私唯德是與而堯有天子位禪舜

曰舜禹受禪有天下之極故樂盡其善歎  
不與並時蓋感道契在昔而理屈當今也



亦唯德是與功遂身退則法天而行化也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堯布德廣遠功用遍匝故民無能識而名之者唯堯於時全人有用則天之德所以稱堯則之者唯堯於時全則天之道也蕩蕩無形無名之稱也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須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知所以然其譽罰如何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註孔安國曰禹稷契皋陶伯益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註馬融曰亂理也理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

大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其餘一人謂文母也孔子

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

焉九人而已註孔安國曰唐者堯號也虞者舜號

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也斯此也此於周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參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註苞氏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

也  
**疏**舜有至已矣○記者又美舜德也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者五人者禹一稷二契三皋



陶四伯益五也言舜有此五臣共治天下故治也  
 云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者武王周發也予我  
 亂理也武王曰我其然乎者記天下者有十人  
 子曰才難不其然乎者記天下者有十人  
 數而後書孔子之言於下也孔子歎曰良才之  
 得證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也際者謂堯舜  
 代之證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也際者謂堯舜  
 有此人五臣若比於此謂周也言唐虞二代之  
 十人難也季彪難曰舜之五臣一聖四賢八  
 是才難也季彪難曰舜之五臣一聖四賢八  
 凱十有六人據左氏明文或稱齊聖或云明哲雖  
 非聖人抑亦其次也周公一人可與禹為對太公  
 召公是當稷契自畢公以下恐不及元凱就復強  
 相攀繼而數交少何故唐虞人及不周朝之  
 盛也耶彪以爲斯也蓋周也今云唐虞之際於  
 此爲盛言唐虞之朝盛於周室周室雖隆不及唐  
 虞由來尚矣故曰巍巍蕩蕩莫之能名今更謂唐

虞人十不如周室反易舊義更生殊說無乃攻乎  
 異端有害於正訓乎侃案師說曰季氏之意極自  
 允會春秋傳合當堯舜但既多才勝周而孔子唯  
 天兩代有五堯舜而猶事殷紂故特云唐虞五而  
 虞賢才多乎堯舜而猶事殷紂故特云唐虞五而  
 周代之才抑婦人之能匡弼於政化也云參分天下  
 夫之二以服事殷者參三也天下有九州文王爲  
 有其西伯六州化屬文王故云三分天下有二猶  
 雅州西伯六州化屬文王故云三分天下有二猶  
 服事於殷也云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雖聖  
 德之盛猶服事惡逆之君故可謂爲德之至極者  
 也○**註**馬融曰至母也○云理官者十人也謂周  
 公旦以下者周公旦第一也周公名旦是武王弟  
 也召公奭第二也亦武王弟也太公望第三也謂  
 呂望也呂望本姓姜氏呂望名尚釣於磻溪文王  
 出獵遙見而呼之曰望公七年矣今乃見光景于  
 斯於是接之上車文王自御而還因名爲望爲周  
 大師故云太公也畢公第四也榮公第五也大顛



第六也。閔天。第七也。散宜生。第八也。南宮适。第九也。云其餘一人謂文母也。者文母。文王之妻也。是有莘氏之女。大姒也。十人。有九丈夫。一婦人也。是苞氏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殷家州牧。曰伯文王為雍州伯。雍州在紂西。故曰西伯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註孔安國曰。孔子推禹功德之

盛言。己不能復間。廁其間也。非飲食而致孝乎鬼

神。註馬融曰。菲薄也。致孝乎鬼神。祭祀豐潔也。惡

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註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

祭服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註苞氏曰。方里為

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城。城間有洫。洫

廣深八尺也。禹。吾無間然矣。

疏子曰。至然矣。○此美禹也。云禹吾無

間然矣者。問猶非。闕也。孔子美禹之德。美盛而我不知。何以厝於非。闕矣。郭象曰。舜禹相承。雖三聖。故一堯耳。天下化成。則功美漸去。其所因循常事而已。故史籍無所稱。仲尼不能間。故曰禹吾無間然矣。李充曰。夫聖德純粹。無往不備。故堯有則天之號。舜稱無為而治。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非與焉。斯則美聖之極名。窮理之高詠矣。至於此章。方復以事跡歎禹者。而豈徒哉。蓋以季世僻王。肆情縱欲。窮奢極侈。麗厚珍膳。而簡偽乎享祀。盛纖靡。而闕慢乎祭服。崇臺榭。而不恤乎農政。是以亡國喪身。莫不由乎此矣。於有國有家者。觀季禹之所以興也。覽三季之所以亡。可不慎與。云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者。此以下。皆是禹不可間之事也。其有三事。一是飲食。此以下。皆是禹不可間之事也。其有三事。一是飲食。故為次也。三是居室。居室是衣服。衣服緩於飲食。故為次也。禹自所飲食。甚自鹿緩於衣服。故最後也。菲薄也。禹自所飲食。甚自鹿



薄而祭祀牲牢極乎豐厚故云菲飲食致孝手鬼  
 神也云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者禹又自常衣服  
 甚自鹿惡而祭祀之服大華美也飲食供鬼神故  
 云孝祭服供自己身故云美也然云黻冕冕是首  
 服為尊黻是十二章最下為卑卑尊俱居中可知  
 也一云黻非服章政是鞞黻之服也舉此則正服  
 可知也云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溝洫田上通  
 水之用也禹自所居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是卑宮  
 室也而通達畎畝以利田農是盡力溝洫也云  
 禹吾無間然矣者美禹既深故重云無間然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四



